

知乎盐选 | 独占

我觉得皇上是想杀了我。

入宫后，从美人到贵妃，我只用了一年时间，几乎是被皇帝一路拖上贵妃的名分，我的名字在这一年之中，后宫里无人不知。

甚至有宫人们私下里说我学过妖法，魅惑帝王。

我爹虽是将军，可也只是镇守边关，不比那些在京任职的将领金贵，所以这疯狂的提拔，让我心惊胆战。

君心难测，杀你之前，要先爱你。

付庭彦十九岁掌大权，到如今执政八年，先是干掉了权臣周征，接着干掉了一直扼住自己咽喉的孙太妃。

这种手段铁血的帝王，我本以为是个不怒自威、冷清华贵的人，却未曾想，这位帝王在私下里，是如此平顺温和。

虽然温和，但我依然怕他。

付庭彦身边的老内侍上午来我宫中传话，说今晚皇帝要来，等我送走了老内侍，掰着手指算了算，这个月付庭彦来我宫中的次数，一双手已经数不过来。

我得想想办法，再这样下去，即便付庭彦不杀我，别的妃嫔们估计也想干点儿什么了。

晚上，付庭彦如约而至，我准备好了酒食，乖觉地站在一边，付庭彦看见我笑了笑，拉着我的手坐下。

「在我面前，不需要那些礼数。」

我在他对面坐下，如芒在背，做了一会儿心理准备，将白天里准备了好久的说辞，说给他听。

「陛下，妾深得恩宠，可是后宫之中妃嫔众多，改日陛下去看看她们吧。」

「我没时间。」

付庭彦眼皮都没抬一下，一句没时间，将我接下来所有的说辞封住。

我有些堵。

但今天必须借这个机会，让他从我宫中暂时消失。

我给他倒了杯酒，准备做最后的挣扎，「我知道陛下事务繁忙，脱不开身，可即使不去看看其他妃嫔，皇后总要去看看吧？」

付庭彦终于放下筷子，注意力放在了我的脸上，「皇后说你了？」

「没有的事！」我果断否认。

「那为何让我去看皇后？」

付庭彦面色坦然，而我快要被他气吐了血，谁知道他打什么算盘，嫁进宫本就不是我的本意，再因此搭上性命，我委实太亏。

「陛下不能总在我这儿呆着……」

「你不喜欢？」

我下意识点头，忽觉不对，又果断摇头。

付庭彦的脸色沉了几分，我有些为难，但又不能说实话，踌躇半晌，艰难开口，「陛下，恃宠而骄，可是大罪，妾不想成为魅惑君王的罪人。」

接着我就听到了付庭彦拍了桌子，我哆嗦了一下，赶紧跪在地上。

头顶上高大的暗影压下来，接着我被一只修长的手捏住下巴，向上抬了抬。

我与付庭彦的目光相交，那双眼睛分外好看，睫羽纤长，眼梢微扬，我甚至能在那双黑瞳里看到自己的倒影。

付庭彦的手忽然晃动了一下，带着我的头也跟着动起来。

「回神。」他又晃了晃，眉心微拧，「魅惑君王……你还差点道行，要不你先好好学学，若真魅惑成功了，或许我就考虑一下你刚刚说的事。」

我连声音都扬了起来，「真的？」

付庭彦手肘支在膝盖上，单手撑腮望着我，「别人都想怎么留住我，你怎么非要将我往外推？」

因为我不想枉死，只想苟活。

心里虽然这么想，嘴上我可不敢这么说。

「因为陛下，是天下人的陛下，不是我一个人的。」

2.

付庭彦那句话并不是敷衍，他确实是没时间。

一年前，匈奴在西北发动攻击，朝廷派出的使节，出使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，前几天却传来消息，说使节途中被匈奴扣杀，匈奴还将节杖和人头送了回来，挑衅之意明显。

付庭彦最近一直在与众臣商议讨伐匈奴一事，自从那晚后，再也没有来过我这里。

而我终于能够松口气，至少短时间内付庭彦不会再来。

暮春刚过，宫苑中的柳树抽芽，柳絮洋洋洒洒，我卧在窗前迎着柳絮想心事，听见有人靠近，侧目看过去。

是阿嫣。

她在沙州时便跟着我，虽是侍女，可与我相伴多年，胜似亲友，私底下没有外人时，不会多礼。

阿嫣将茶放到我桌子上，板着脸教训我，「小姐你怕不是脑袋坏了？撵走皇上的事儿，就你能干得出来。我们既没家世又没依靠，没了皇帝这根大腿，要怎么活？」

我斜了她一眼，「你知道个屁，没有依靠还将我捧得这么高，肯定没有好事儿。」

「那你也不能这样。」阿嫣急了，「怎么也得趁着皇上对你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，多要点儿银钱首饰，万一以后人家不喜欢你了，也不至于没米下锅啊。」

听她说完，我若有所思地看着她，阿嫣表情耿直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。

原来跟了我这么多年的侍女，竟然将我当作了肉票，敲的还是皇帝佬的竹杠。

我被气笑了，指尖点点桌面，语重心长地对她讲，「阿嫣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饿不死你，担心个什么劲儿？只是这恩宠来得太狠，咱们消受不起。」

阿嫣撇嘴：「小姐是没被饿着过，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」

我顿住，没有再与阿嫣争论，不想让她勾起那些惨淡的回忆。

阿嫣曾是匈奴部落的奴隶，匈奴部落内战，她从屠杀中侥幸逃脱，晕倒在我爹行军的路线上，捡回来时，人瘦得像柴火棍。

我从来不提这些旧事，也不问阿嫣当年发生了什么，而阿嫣也从未说起，这些沉没的过往，就在我爹救起她的那一刻被掩埋。

阿嫣说完就出去准备午饭了，我瘫在屋内翻着画册，坐等开饭。

没等来饭，倒是先等来了付庭彦身边的老内侍。

他一来准没好事。

我连滚带爬从榻上翻起来，发髻扶正，鞋穿好，老内侍紧跟着就从门口走了进来。

我盈盈一笑，「陈内侍。」

陈内侍说话做事沉稳老练，但你总是能从这老人的身上感受到一股凌厉劲儿，可能前一秒他还在对你笑，下一秒就能拔刀。

他也笑，行礼，「蒋贵妃，老奴是来传陛下口谕的。」

听他说完，我双膝一弯，准备跪下，却又被对方托住了胳膊。

「贵妃不必行礼。」陈内侍笑着将我扶起来，又将手伸进袖管里，掏出一张纸条来，「这是陛下让老奴交给贵妃的，贵妃请收好。」

那纸条折得四四方方，陈内侍这边已经将字条递了过来，我接过字条，望着陈内侍走远的背影，有些困惑。

付庭彦这是什么意思？

躲在暗处的阿嫣早就按捺不住好奇心，陈内侍刚走，她就从屋里窜出来，凑到我跟前张望，「快打开瞧瞧。」

我与阿嫣的脑袋挤在一起，开宝似地打开字条。

——蒋贵妃惑君文书。

我的脑子嗡地一下。

本以为，那不过是句玩笑话。

那张字条被我扔在桌子上，字条上白纸黑字列了五条规矩，每一条都让我脑浆炸裂。

我一言难尽地捂住脸。

阿嫣左手一捶右手心，十分开心地看着我，「小姐，这是好事儿啊！说明皇上现在还宠你，你快收拾收拾，一会儿把那个第一条给做了……」

我回身拽过榻边的靠垫，朝阿嫣扔过去。

3.

惑君文书的第一条，是夜间提灯。

天色渐暗，宫灯照亮整座宫城时，我已经整装待发，准备去奉霖宫了。

临走时，阿嫣重新塞给我一盏灯，肚腹宽阔，里面安着一面小铜镜，她看着那灯，朝我猛拍胸脯，「放心！这个准能亮瞎付庭彦的眼睛！」

亮瞎了我还能全须全尾的回来么？

趁着阿嫣不在，我默不作声地又将烛台换了回来。

夜风带着白日的余温穿袖而过，极为舒适，京城的风与沙州相比，温柔缱绻。

我没带侍者跟随，因为不太识路走得有点久，等到走到奉霖宫的时候，宫内已经亮了起来。

付庭彦最近应该是忙得分不开身，听人说，奉霖宫的灯火，好多天都是彻夜长明。

我提灯走来，陈内侍站在门外，见我独自前来，惊讶了一瞬，却极快地压了下去，沉默着推开门引我进去。

一幅巨大的西部地图映入眼帘，上面密密麻麻扎满了许多的小旗，地图之下是一张案几，付庭彦垂首，伏案端详着什么，眉头微拢，极为认真。

我安静地站在对面望着他，那身影一动不动了许久，忽然扬声说了一句，「取旗。」

他许是以为，进来的是陈内侍。

我左右打量了一下，我身边的桌案上放着一个托盘的小旗子，于是伸手端过，走到对方面身前递了过去。

付庭彦留注意到了我的手，怔愣着抬起头，四目相交的一瞬间，忽地轻笑起来。

「还以为你不会来。」

「陛下都下了文书，妾怎敢不来？」我将旗子放在桌上，晃了晃手上的灯台，「我还带了灯来。」

他似乎是坐了很久，叹息着活动了下身体，单手搭在椅背上，侧目望着我，「不是不想魅惑君王吗？」

有时这位皇帝委实不讲道理，可整个天下他最大，有些憋屈也只能我自己吞了。

我胸中思绪万千，都化作展颜一笑。

可付庭彦的表情却有些失落。

我问：「怎么了？」

他没有回答，伸手从盘中摸出两枚旗子递给我，「这两枚，扎在沙州和赤焰军上。」

我接过起身，在地图上找到那两处位置，将旗子扎下去，身后却听见付庭彦低声开口。

「下次不要迟到，今夜未曾提灯，那就来熄灯吧。」

我知道付庭彦是生气了，却不知道他怒从何来，我不想多生事端，于是点头答应。

谁知道，等这个熄灯，我等到了天亮。

付庭彦处理了一晚上的政务，而我也撑着眼皮一起熬，困死也未敢合眼，直到第一缕天光刺透地平线，落在奉霖宫的地面上。

我迎着阳光望过去，被刺得眯了下眼，「陛下，天亮了。」

衣料的摩擦声传来，我回过头，付庭彦已经从座位上站起身。

门外，陈内侍的声音传了进来，「皇上，卯时了，该更衣了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付庭彦朝着门外喊了一句，「先去准备早膳。」

外面的陈内侍答应了一声便走远了，而这里应该没我什么事儿了，我正琢磨着如何与付庭彦告别，付庭彦却走到了我身边。

我只好盯着他的鞋尖。

见他许久未出声，我有些按耐不住，「陛下可还有吩咐？」

「果然，我还是得逼你……」

低笑音从头顶传来，我不知他话中何意，不禁抬头，他却折身走到屏风后。

「记得我在字条上写了什么？」

「夜间提灯、晨间穿衣、大事相伴、不存疑虑、一个待定。」

「那还傻站在那儿做什么？」

付庭彦的声音飘过来，日光铺在屏风上，他挺拔笔直的身影拓在上面，修长的手指在腰间微动，正在脱衣服。

我盯着那剪影叹了口气，咬着牙绕道屏风后，衣架上挂着套烟蓝色的衣袍，我走上前取下，帮他换上。

付庭彦比我高，我抬头抚平对方的衣领，离得太近，对方的气息又太过强烈，咫尺的呼吸，指尖下的温度，被这样的距离无限放大，付庭彦任何细微的动作都会触动我的神经。

我下意识屏住呼吸，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衣物，只希望对方行行好，让我赶紧穿完赶紧溜。

「你慌什么？」

说着付庭彦抬手握住了我的手掌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捏惊得哆嗦了一下，对方歪头看了我一眼，「别衣服没穿完，人先憋死了。」

「我没.....」我试图想说些什么。

「腰带拿过来。」

我如蒙大赦，借拿腰带的机会，离他远了些。付庭彦干净利落地将腰带系好，拎着我从屏风后面出来。简单洗漱了一下，付庭彦已然丝毫不见彻夜劳务的疲惫萎靡，整个人精神得仿佛无坚不摧，

「一会儿你吃完饭在这里睡一会儿，醒了再回去。」

他说完，就走出了门，迎面遇见来传膳的陈内侍，陈内侍见状也很困惑，「陛下不用膳？」

「来不及了。」付庭彦说完，回身瞧了我一眼，又对陈内侍说，「让她吃完。」

陈内侍了然，等送走付庭彦，才带着人进来，望着我「咦」了一声。

「贵妃的脸色怎这么差？」

4.

其实，付庭彦那狗屁文书，做与不做，倒霉的都是我。

付庭彦要真心宠我，盛宠之下必遭大难，少有特例。

若他不喜欢我，那就必有所图。

可他图什么呢？

我实在是没想通，最后连早膳都没吃几口，就拎着灯晃回了宫。

一进门，便瞧见阿嫣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中，埋头在几个花盆前摘草，见我回来，两眼放绿光，噌地一下站起来迎我。

「怎么样？唉.....我就说你拿我那盏多好，非弄个这么小的.....」阿嫣絮叨着接过我手上灯，不经意地一抬眼，忽然将手伸向我的脸。

「小姐你脸色不好啊。」

我连忙握住她的手腕，拿远一些，「你这爪子刚摸完土，别往我脸上摸。」

阿嫣想了一会儿，忽然露出一副「原来如此」的表情。

「小姐你这也不行啊，你这身子板得补补，要是天天去皇上那里，还不得被他折腾死？」

阿嫣乌油油的眼睛眯起来，表情里带着点儿坏，我端详了她一会儿，恍然大悟。

我默不作声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弯下腰，脱下一只鞋，攥在手里。

阿嫣见状，掉头就跑，被我追上打了两下，就连连求饶。我们闹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等到阿嫣气儿喘匀了，才想起来问我。

「小姐啊，你问皇上了没？」

「问什么？」

「就是一个待定是什么意思？」

我一怔，这才想起来，当时与付庭彦在一起，气氛太过紧张，倒是将这事儿给忘了。

结果阿嫣耳提面命，说等有机会，一定要问个清楚。

从奉霖宫回来之后，紧绷的神经一松弛，困意如同潮水般将我吞没，我只来得及换了身衣物，便钻进了被窝睡了过去。

自那日起，我便开启了一种极为艰辛的生活，晨间更衣就要比付庭彦早，夜间提灯还要睡得跟付庭彦一样晚。

遭人恨的是，付庭彦这货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所以我就要比鸡和狗还要勤奋。

几天还好，可这已经翻来覆去快一个月了，我觉得自己的脸都凹下去了。

我快要死了。

霞云璀璨，天高辽阔，这依旧是一个与鸡狗比勤奋的傍晚，我提着灯在床边穿鞋，阿嫣帮我整理好鬓边的碎发，神色认真又正经。
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探询着问，「怎么样？精神吗？」

阿嫣壮士断腕般点头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到门口，诀别般挥手，「我去了！」

阿嫣扶门远眺，等我走了很远都没回去，活像等着丈夫回家的媳妇。

陪皇帝于我而言，的确是个很糟糕的经历，但凭心而论，本朝像付庭彦这种努力干活的皇帝，真心不多。

一切还是拜前皇帝所赐，他留给了付庭彦一堆烂摊子。

也是从那天开始，我再也没有来迟过，陈内侍自我来过几次后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我时机赶得正好，走进奉霖宫时，天色刚刚擦黑，我走到桌前，将灯放到了他的案几上。

「陛下。」

他嗯了一声，手上的毛笔不停，在纸上写下最后一撇，这才将笔搁下，抬起头打量我一阵，忽然开口，「你是不是瘦了？」

可不是么.....我肚子上的肥膘都少了。

我腹诽，面上装作讶然地伸手摸了摸脸，「嗯？是吗？妾没太注意。」

付庭彦眯了眯眼，「你再装？」

「妾没有啊.....」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惶然摇头，付庭彦伸手拉住我的胳膊，我不得已坐在他的身边，整理了一下被他拽松的衣领，挺直腰板坐好。

「不承认？也好……」付庭彦伸手，从桌边高擦的纸张里抽出一本，「那我便罚你。」

「妾有罪，妾知错。」

生活是最好的老师，它教会了我，遇到比自己强大的敌人，不管什么情况，认怂就对了。

好汉不吃眼前亏。

说完我就要往地上扑，付庭彦伸出一根手指，戳上我的额头，轻而易举止住我的动作。

「晚了。」

一本书册递到了我的眼前，纸张的大半边被水泡皱，开花似得胀起来，我看着这书册，有点发懵。

付庭彦说道：「这份佛经我几日前让陈内侍誊抄过，结果不小心沾了水，今晚就罚你抄这个。」

我伸出双手想要接过，那本书却忽然挪开，书籍轻轻在我发顶敲了一下。

「今晚抄完。」

「是。」

我双手接过，望着两指厚的书册，悲从中来，想要抄完，除非我是个蜘蛛，长了八只手。

我从未敢在付庭彦面前说一个不字，只好抱着书册站起身，想找地方去抄。

「站住。」

付庭彦忽地叫住我，我回过身，只见对方定定地望着我。

「去哪儿？」

「抄.....抄书啊。」付庭彦这什么毛病，一惊一乍的，吓得我差点以为又冲撞了他。

「这么大的桌子，不够你用？」付庭彦蜷指成拳，扣了扣桌面，「就在这抄。」

5.

我猜不透付庭彦怎么想的，但还是老老实实坐了下来。

抄书重在专心集中，我握着笔抄得很认真，可没能坚持多久，就被汹涌而来的困意击得溃不成军。

什么时候合上眼皮的，我没什么印象，但却被梦里的佛陀讲经扰得不胜其烦。

我想离开，被佛陀拎住后领，我挣扎，却被佛陀摀住脑袋。

佛陀在我耳边说：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当作如是观。

我也同样攥着佛陀的衣领，大声嚷嚷，「你放老子走啊！我就是一俗人！佛法不适合指点我人生！」

然后我就醒了。

我发现自己身上盖着件袍子睡在地上，头枕在付庭彦的膝上。

凉意登时直冲发顶，我哆嗦了一下，连滚带爬地翻起来。

御前失仪，是要重责的。

人刚睡醒脑子有些空，被这一吓，我整个人又有些懵，一时也忘了该说些什么。

我怎么会睡到付庭彦的腿上的？

也顾不上那么多，只好先跪了再说。

或许是我的行径太过荒诞，付庭彦都被气笑了，「你刚才梦见什么了？嘴里骂骂咧咧，我的衣角被你握着，抽都抽不出来。」

我看了一眼，对方的衣角都快被我攥成了抹布。

付庭彦的身体动了动，凑近了几分，「骂我？」

「妾没有。」我赶紧否认，「只是梦中遇到了几个恶人，打了他们一顿罢了。」

付庭彦的眼风从我的身上掠到对面的纸张，伸手拿了过来。

我悄然抬头，对方垂下眼帘，正在端详我抄的佛经，挺拔的鼻梁在脸侧投下一道影。

「功底不错，你这字下了不少功夫吧。」

他竟然夸我。

我没料到，提着的心也放下一半，不禁多说了句，「幼时顽劣，为了跟家父学些舞刀弄枪的本事，下了很多功夫。」

「你还会舞刀弄枪？」

付庭彦的语气带着些调侃的意味，我决不允许他人玷污我的武学声名，腰板不禁挺了挺，「别说刀箭，我骑马也很在行，英勇无匹，还救过人呢！」

我尚沉浸在当年的英勇事迹中，一瞥间发现付庭彦的目光深邃，思绪纷涌，我猛然察觉到自己的僭越，连忙收回了神思，闭口不言。

「怎么了？」付庭彦问着，用手撑着下巴，一副准备听戏的样子，「你接着讲，当年英勇无匹.....救了什么人？」

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回他，这些我引以为傲的过往，对于现在的我而言，是污点。

居高位者，在意女人的端庄沉静，温柔贤淑。但凡她们与异性有所纠葛，都会变成致命打击。

我正被付庭彦堵在死路上进退两难，外面内侍通传的声音，救了我一命。

「皇上，杜将军等人求见。」

付庭彦的唇角渐渐绷直，让内侍带人进来。

「你先去避一避。」

他回过头瞥了我一眼，我应声，收了盖在我身上外袍，准备去后面的屏风躲着，又想起了自己抄的书册，回身又将他们收走，这才躲到屏风后。

那内侍腿脚很快，没过多久便带着三位将领走进奉霖宫。

付庭彦看完军报，拿着从案几前站起身。

高昌郡都尉刚愎自用，忽视战情，最终导致高昌郡失守，匈奴屠城。

大军直逼沙州，沙州守将蒋明德派出一千骑军，最终只来得及救下侥幸出逃的部分平民。

高昌郡守自杀谢罪，而那位都尉混在逃脱的平民当中，捡回一条命。

付庭彦在原地走了几个来回，似是下定了什么决心，抖着那张军报，冷声问面前的三位将领，沙州有多少守军？

对面三个人躬身而立，大气都不敢喘。

「你们是聋了还是哑了？」

付庭彦这种人，即便是气急了，也不会高声说话，可这种隐忍的压迫感，却令人无端生寒。

年长些的将领最终开口，最多五千兵马。

「高昌得给我收回来。」付庭彦只见一松，军报扔在他们脚边，又想起什么来。

「若没记错，高昌郡的都尉，是你的子侄吧。」他向前走了几步，站到年长者身前，打量着对方，「想求情？」

「国有国法，虽是子侄，全凭国法处置，臣不敢置喙。」

年长者直接跪在地上，头深深埋在地砖上，这是位老臣，站在新帝却恭谦得像只大猫。

身后的二人也被这场面吓得变了脸色，相继跪了下去。

「有请罪的时间，滚去想想怎么收回高昌郡。」付庭彦重新坐回案几前，身影埋进的文书里，「养你们不是吃闲饭的，西域的路，得扫干净。」

那三位最后是一路疾行着奔出宫外的，我端坐在屏风后面，一直没有出来。

付庭彦还在气头上，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出现。

于是我索性端坐在屏风后面。

宫殿里重归平静，安静得能听见浮尘落地的声音，付庭彦置身在这堂阔宇深的宫殿内，背影在这一刻，寂寥又孤独。

做皇帝的八年里，这样的夜晚，付庭彦是否已经日复一日，经历了许久？

屏风外，付庭彦的脊背忽然弓起，剧烈的咳嗽声在殿中回荡，我没有多想，起身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，付庭彦用手捂着口唇，咳得很厉害，我折身去倒了杯水，递到了他身边。

付庭彦缓了缓，接过茶盏一饮而尽，茶盏重重磕在案几上，发出一声响。

「真是要气死我……」

付庭彦深深叹了口气。

5.

杜将军领兵三万，发兵攻打匈奴，收复高昌郡。

听闻消息时，我正帮阿嫣设计新发型。

阿嫣听说高昌郡失守，反应很大，若不是我手里握着她的头发，她直接能惊讶得站起来。

「高昌郡被匈奴占了，还集结了军队，这摆明是不知足，肯定要打沙州。」阿嫣抬了下头，想要看我，「老爷会不会有危险？」

打仗哪里有不危险的呢？但我爹是将军，这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事。

虽有隐忧，但我并没让阿嫣看出来，手指推了下她的脑袋，让她坐正，「放心，我爹那种人，出事儿前至少能想出三个对策补窟窿，不会出问题，即便有问题，也早早想办法了。」

「也是……」阿嫣咂了咂嘴，似乎陷入了很不好的回忆，「老爷多精的一个人啊。」

杜将军走的那天，是付庭彦亲自在皇城门口送的，估计杜将军应该恨死了自己那倒霉侄子，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就这么突然被拉去西边打仗。

不过他那侄子更倒霉，毕竟等杜将军去的时候，他就要被斩。

他们在皇城门口送人时，我拉着阿嫣爬上望楼看热闹，长长的军队逶迤而行，在视野中越来越远。

阿嫣鬓边的发被吹乱，眼睛遥望着远方问我，「小姐，你想不想念沙州？」

回忆像洪水，与沙州二字一起将我淹没。

明艳的阳光与冷厉的风，粟特人的胡子与胡人少女眼眸，恰似在眼前。

「想啊。」我转过身，伸手帮她拢了下头发，「可是有些思念与爱，要埋在心里，它们最终成为你的力量，支持你走下去。」

阿嫣的眼波微动，低头笑起来，等到再次抬头时，目光之中多了一丝坚定。

「果然读过书的，就是不一样，小姐安慰人都这么有水平。」

等到送行的队伍渐渐散去，我们才从望楼离开，直奔南边的御花园而去，我以前知道这里，但因为距离较远从未来过，听说御花园今日移植了些月白色的奇花，花朵有人脸般大小，之前阿嫣在宫苑中开辟出一小块土地，我俩琢磨着种点儿花来试试。

花草令人心神愉悦，我与阿嫣在沙州土生土长，未曾见过如此种类繁多的花卉，一路流连忘返，等找到那月白色的奇花时，不禁张大了嘴巴。

那花有半人多高，随着微风起伏，白色花瓣像是裙摆一般摇摆，我与阿嫣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，都对方眼中看到了肯定。

宫人们也十分大方，还送了些种子给我们，御花园的宫人还送了我们一程，我们心花怒放地抱着东西往外走，快到宫门口时，阿嫣忽然拽了我一下。

我懵然抬头，皇后正迎着我们走过来。

我总共见过皇后两次，上一次还是我刚进宫拜见她，那个时候她的脸色就不太好，我见她时，她面色苍白，眉间积郁，仿佛随时都会哭出来。

可如今似乎更不如当时。

我将花递给阿嫣，走上前施礼：「皇后殿下。」

皇后一见是我，纤眉缓缓拢紧，隔了一会儿，我才听见她细柔的声线：「起来罢。」

一行人浩浩荡荡从我们身边经过，我垂着头，忽然听见了一声冷哼，继而抬头。

那是皇后身边的女侍，如果目光能伤人，她的眼神应该能活剐了我。

待到他们渐渐走远，我们才离开了御花园，路上我问阿嫣，我是否有冲撞过皇后，阿嫣用她小小的脑仁认真思索了一番，才跟我说，你只见过她一次，想要冲撞，你也没机会呀。

我的记性的确没出问题，如果皇后与她的女侍是这种态度，除了付庭彦，我想不出别的。

「小姐你怎么起鸡皮疙瘩了？」

阿嫣指着我的手腕忽然叫起来，我抬手搓了两下，示意她快走。

能不起鸡皮疙瘩吗？皇后——除了皇帝，后宫最大，得罪皇后还能有好日子吗？

还种花.....不拿我当花种都很仁慈了吧。

回来后我全无兴致，种花的事儿都交给了阿嫣，坐在屋子里一直琢磨着这事儿，最终有了思量。

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从付庭彦身上下手才是关键。

于是从那天起，我借口称病，没有再去奉霖宫，前两天奉霖宫没有什么动静，结果第三天时，陈内侍来了。

陈内侍身为付庭彦的狗腿，来的目的很明确：皇上让我看看你，说万一你还起不来，那皇上就过来。

接着第二天我就老实滚回奉霖宫打杂去了。

既然付庭彦这边行不通，那只能再从皇后这边里找回点好感了。

之后我花了些心思打听皇后平时喜欢干什么，可得知皇后喜欢绣花的时候，我傻了。

想我蒋暮文武双全，唯独不会绣花。

最后我找了个折中的办法，虽然不会绣花，但我可以出绣图啊。

出绣图没花多少时间，我一共出了三张，从山河到花鸟，揣着就去了皇后的宫中。

凡事重在沟通，话说开了误会自然就解决了，得让皇后明白我对付庭彦没有歪心，皇后才好放心，我才能平静生活。

皇后的寝宫比我的气派很多，她的院子假山林立，曲水穿山而过，水渠之中还有小金鱼，我看得十分羡慕。

我刚跟一位宫人说明来意，忽然发现门打开了道缝，当中走出个人来。

是那位瞪我的女侍。

女侍飞快地压下眼中的不快，向我走来，规矩地行礼，「娘娘来这里可有事？」

我知她不喜欢我，于是直奔主题，拿出那些绣图，对她说道：「我本想找人绣个屏风，但是还未确定好绣样，也不知道效果如何，听说皇后殿下绣意精湛，所以想请殿下看看。」

「皇后殿下身体不适，恐怕帮不上娘娘什么忙了。」

拒绝之意很明显，可我的脸皮向来比普通人厚些，万事开头难，无论怎样，至少让皇后知道才行。

我人畜无害地笑，又将绣图往女侍身前递了递，「内侍，就是劳烦殿下掌掌眼，我绝不多打扰，您看如何？」

兴许是我们地位不同，女侍的底线终于松动，她接过绣图，说了句「娘娘稍待」后，折身进了屋子。

我安静地等待着，估计这办法有眉目。

女侍进去了许久，在我的耐心快要耗光前，对方又拿着绣图走到了我面前。

还不让我进去吗？

我尚未想通，女侍单独抽出一张绣图，交给了我，「皇后殿下说，这个绣作屏风最为合适。」

那是张风物图，江中群舟，渡口闹市，绘尽人间烟火。

「皇后殿下选完了，贵妃娘娘请回吧。」女侍颌首，恭敬又坚定地伸手，请我出去。

再呆在这里就有些不识时务了，于是我接过绣图转身离开。

虽然没有见到人，但是至少给了我回应，也算是个好开端。

自此之后，我几乎隔三差五去寻皇后，各种理由用尽，直到我第十五次踏进皇后寝宫时，我终于见到了皇后。

她是泪含怒火，冲出来见我的。

6.

在门外等候时，屋内猛然传来器物破碎的声响，伴随着皇后的尖叫，门扉猛然被推开。

皇后面目狰狞地从屋内冲出来，死死盯着我，似是恨极了。

皇后那般娇弱的人，竟然也有这么癫狂的一面。

我被这场面吓得慌了下神，躲闪不及，直接被拎住了脖领。

「你还想干什么！」她拎着我的衣领不停拉扯，吼得声嘶力竭，「你到底想干什么！」

院中的宫人们七手八脚冲上来，总算将我们拉开，皇后胸口起伏，不停地抽泣，泪雨滂沱。

「如果妾冲撞了殿下，请殿下赎罪。」

我懵然，衣衫已被她扯坏，只好伸手压住，向她行礼，皇后见状却险些厥过去。

如果不是那贴身女侍搀得及时，她直接就摔在了地上。

「娘娘请先回吧。」女侍搀着情绪激动的皇后，艰难地朝着我说话，「皇后殿下她.....」

女侍话未说完，皇后摁着她的胳膊，推开拦住的众人，宫人们直接跪了一地，皇后步履虚浮来到我身边，笑得惨然。

她说，皇上疼我爱我，却只在她的胸口捅刀，皇上不爱她，却手刃了自己唯一仰仗，独留自己在这金碧辉煌的笼子里，孑然

一身，与寂寞相伴。

那时我才知道，那位已故的孙太妃，是皇后的姨母。

原来，众人眼中的恶人，也曾是别人的依靠与仰仗。

宫人拿过一件披风给我盖在身上，送我回了我的住处，走在宫路上，朱墙高耸，如同一座坚牢，见证了不知多少欢喜离别。

回到宫中，阿嫣见我心绪深重，宽慰了我两句，「没事儿，她是大老婆，你是小老婆，受点儿委屈很正常。」

她以为我被皇后揍了一顿。

我没过多解释，沉默着换了衣物。

皇后哀切的神色历历在目，那不过是一个在卷入权利斗争当中的可怜女子，却要为此付出代价。

夜间去奉霖宫时，付庭彦依旧伏案批阅奏折，我拿过银针将灯火挑亮些，就听见付庭彦问我，「白日去皇后宫里了？」

他这么问，就说明知道了今日在皇后处发生的事，我只好实话实说。

「是，妾去了皇后那儿，为了几张绣图。」

付庭彦埋头批阅，嘴上却说了一句：「真敢说，你那针线活还能拿得出手？」

「陛下又没见过妾绣东西，怎知妾绣得不好呢？」

虽然我不会，但是我依然想要留一丝颜面，毕竟付庭彦也不能真让我去绣。

付庭彦忽然顿了一下，接着说道，「你就是笃定我不会让你绣东西罢了。」

我语塞，正琢磨着该如何回答，付庭彦那边已经合上奏折，点漆似的眼眸深沉黑寂。

「不要做危险的事，如果你觉得不安，可以来找我。」他语音低沉，说得很慢，却极为认真，「整座皇宫中我是最高位，能护你的只有我。」

可是能伤害我的，也会是他。

某一瞬间，我的确沉沦在付庭彦的这句话里，付庭彦这个人，能够满足任何一个女子的想象，可即便他有千万般好，我也不能有任何期待。

不然，或许我会成为下一个皇后。

「陛下喜欢我什么啊？」

我笑着垂目，又重新迎上付庭彦的眼睛，如同每一个深陷情网的姑娘那样问出口，嗓音温柔，带着些怯意，却没有在对方的眼底看到我预料到的情绪。

「喜欢真正的你。」付庭彦没有丝毫犹豫，平静利落地说了出来，「可你现在，一直活得很小心，连喜欢什么，都不敢同我张口讨。」

他的话让我瞬间讶然。

就如付庭彦说的那般，我谨小慎微的活着，战战兢兢得像是刚踏足一块新土地的动物，戒备又警觉，这座王宫里任何一位居住者，都比一个边将的女儿更有权势，而从我入宫的那一刻开始就知道，王宫中是没有出路的。

既然没有出路，那就好好活着，平安地老去。

带着阿嫣平安生活，成了我深宫生活中的目的。

所以我才会那么怕。

「陛下。」

我唤了他一声，有些事，我要让他知道。

——我想让他知道。

「我想平安活着，不要名分高位，不要锦衣玉食，就这样平安地活着，直到老死。」

原本平静地望着我的付庭彦，脸上逐渐浮现出一丝讶异，继而又被眼底的柔软吞没。

「没野心可不太好，就不再向我多讨一点？」

我摇头，付庭彦却抬起手，拂乱了我的发顶。

「你努力再讨上一讨，说不定我人都是你的……真不试试？」

7.

独占皇帝这么恐怖的事，我干不出来。

可我确实问付庭彦讨了件事——我不想魅惑皇帝了。

反正这段时间付庭彦一门心思扑在朝政上，肯定没有时间来我宫中。

结果被他果断拒绝。

付庭彦当时狠狠掐着我的脸，仿佛泄愤般，「知不知道宫里多少人巴不得你出事，你只有我一个靠山，还想往外推？」

他的话，跟阿嫣说得一模一样。

这段日子，付庭彦更忙了，杜将军的军队已经到了沙州，据守沙州，攻打高昌郡，匈奴气势汹汹，似乎打定了主意要夺取西部六郡，前线已经打得不可开交。

付庭彦前些日子还能回到自己寝宫休息，如今几乎连吃住都在奉霖宫，甚至会在深夜召见大臣。

所以有些时候提灯的事儿就不用我来了，可能中途我就放我回去了。

我十分感激深夜进宫的大臣们，给予了我自由。

得了空闲，我终于能在我宫中休息一阵，多数时间在补觉，偶尔给花松松土，或者与阿嫣一起发明创造。

临近中秋，宫中的气氛也愈发浓厚，阿嫣早早开始琢磨，月饼要去御膳房领豆沙馅儿还是五仁馅儿。

我也以为今年中秋就是聚在一起吃个饭，结果不知是谁提的建议，让乐舞坊的歌伎们排了一出戏，添些气氛。

毕竟我在宫中呆了一年多，歌舞什么的也没见过，倒也很期待。

中秋当晚，月凉如水，黛色的天空之上不见遮云，天气极好，宴会开在临水的台阁之上，一千人等熙熙攘攘坐在一处，品阶高一些的嫔妃们都有位置。

可是毕竟顶着个魅惑君王的头衔，我与其他嫔妃的关系并不好，期间没有人与我交谈，反而为我替阿嫣带吃的提供了便利。

来之前我特意带了几张油纸和一个小布包，趁着没人注意便往布包里塞了点心。

这种事被人看见了会很尴尬，所以装的时候我悄然打量四周，在上座处恰好与付庭彦的视线撞了个正着。

我顿时屏住了呼吸，下意识向他旁边皇后的位置上扫了一眼，皇后先是看着付庭彦，又循着他的视线，看向我的方向。

继而，皇后平静的面色变得极为悲切，我连忙低下头，当作一切从未发生过。

宴席还没过半，付庭彦就被一个来传话的内侍叫走了，连新排的戏都没有看上。

独自坐在原地的皇后，像是被抽去了灵魂，目光空洞地看着虚无，身边的热闹完全无法靠近她，她像是被罩进一道看不见的屏障之中。

因为皇后的样子让我印象太深，我不禁多留意了几眼，等到开戏不久，皇后从席间站起身。

却并未有侍从跟随。

我目光一直循着她的身影，直至看不到她，我本以为这里人多，即便身边没有侍从，宫人们也会对她留心，可没过多久，某处忽然传来一声大叫。

「皇后落水啦！」

我瞬间从席位上站起身，沿着声音的来处冲了过去，只见那附近许多宫女挤作一团，像是热锅上的蚂蚁。

漆黑的水面之上，只剩下皇后的衣袍在水面上漂浮。

拨开人群就花了我好大功夫，宫宴毕竟是重要场合，我身上衣物繁重，于是索性脱了累赘，穿着一条襦裙，纵身跃进了水中。

夜间的水冰冷彻骨，没过皮肤，等我游到皇后身边时，四肢都快冻僵了。

我在水中搜索了一会儿，总算抓住了皇后的肩膀，拽着胳膊将人往上抬，她离我很近，双目紧闭，脸色煞白。

恐惧瞬间在胸口炸开，皇后的身体绵软无力，像死了一般。

拖着皇后上岸，我已经筋疲力竭，我将人放平，又飞快除去她的鞋袜，揉搓她的手脚，「谁来搭把手.....」

我粗喘着艰难抬头，妃嫔们安静地围在这里张望，却没有一个人肯走过来。

她们不愿意。

皇后没了孙太妃，现在就是个放在高位的傀儡，若她死了，在场的嫔妃中或许还有人能够荣登凤位，掌控后宫。

为何要救她呢？

我在宫中的这段日子，这是我第一次使用付庭彦恩宠的光环。

「你们两个过来搓她的手脚。」

我双目一横，看向离我最近的两个如花似玉的嫔妃，二人似乎都是御史台那帮大臣家的女儿，当中一人不愿意，扬声道：

「我与你都是妃位，你凭什么支使我？」

「就凭我是皇上最受宠的妃子！我吹一道枕边风就能要你的脑袋！」我暴喝，「还不过来帮忙！」

估计是我的脸色太凶，那二人终于肯过来帮忙，我又转头叫了人找太医，开始给皇后渡气。

皇后已经没了呼吸。

「加把劲儿啊。」

我不断地用嘴渡气，捶击皇后的胸口，等到皇后的鼻息渐渐恢复时，浑身的冷汗早已与身上的水混在一起。

太医来得很快，可我实在没了力气，只得艰难从皇后身边爬开，才给太医让了个位置。

有了呼吸，这人应该有一半机会救回来吧。

她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了，至少别让她丢了性命。

我靠在一颗树下眼冒金星，脑子里都是与皇后相关的胡思乱想。

身后一只手忽然伸出来，将我从地上提起来。

我两眼一花，顷刻间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

付庭彦力气大得仿佛要捏碎我的腕骨，那双漆黑的眼瞳里，蓄着鲜有的惊怒与慌张。

在那样的神情里，我看见了自己。

8.

应该是宫人通知了付庭彦，他才会来得这么快。

我伸手，覆上他握在我腕间的手，那一刻，付庭彦的眼瞳狠狠缩了一下。

「救救她。」我颤抖着向他恳求，「她什么都没有了。」

付庭彦的那只手又紧了几分，终究还是放开，阴沉着脸，走向人群。

因为担心阿嫣搞出乱子，我没将她带在身边，只好随便找了个宫人将我送回去，阿嫣见我像水鬼一样，赶紧帮我弄了些热水洗了洗。

潮热的水汽蒸得我头脑昏沉，却也没忘记提醒阿嫣，留意皇后宫中动向，若有事情，一定要告诉我。

夜里我起了高烧，半梦半醒间我渴得口干舌燥，艰难地掀开眼，唤了声阿嫣，却发现了坐在床边的付庭彦。

他刚进来，身上还带着凉意，伸手在我额间摸了一把，掌心干燥温暖。

「你烧得厉害。」他的拇指蹭过我干燥的嘴唇，「阿嫣去给你煎药了。」

「皇后呢？皇后怎么样？」我撑着身体从被窝钻出来，想要知道状况。

皇后还活着，只是人尚未醒来，听完我长舒了口气，悬着的心总算放下，付庭彦与我说时给我递给我了杯水，我捧着杯朝他道了声谢。

屋室没有燃灯，黑暗之中感官被无限放大，我听见他发出极轻的低叹。

当年威胁付庭彦的人几乎被他杀了个干净，皇后身为孙太妃的亲近之人，能够留下，也是因为没什么坏心。

我往朝他的方向挪了挪，探头看向付庭彦，却发现他眉心微拢，我鬼使神差地伸出食指，将他眉心的川字抚平，又猛然回神，连忙收手。

却被付庭彦攥住。

「皇后会有今日，是因为她没有选择。」付庭彦脸庞就在眼前，他的声音很低，仿佛穿透黑暗，飘向过去，「而我，也不再是当年没有退路的皇子。在我这里，你永远都有选择。蒋暮，你不是皇后，日后也不会成为她，我这么说，你明白吗？」

黑夜中，他的眼睛里含着光，紧紧攥住我，我的脑子里空了一会儿，抿了抿唇。

付庭彦忽地咳嗽起来，松开了我的手。

我连忙跪起身，拍了拍他的背。

付庭彦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，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，我想要叫人将他送回去，却被付庭彦拦住。

「陛下回去休息一下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」

我以为他是不想休息，没想到他说的是：我在这里休息。

皇后还在躺着呢，他好像没长心。

外面，恰好阿嫣端着药推门而入，房间里忽然多出来个付庭彦，也将她吓了一跳。

阿嫣叫了一声：「陛下。」

「药给我。」他朝阿嫣伸手，「你出去吧。」

阿嫣垂着头，眼睛蓦地睁大。

我分明看见她眼中的欣喜若狂，阿嫣颠颠将药给了付庭彦，转身溜了，还没忘将门带上，付庭彦搅动了几下碗里的汤药，然后递给了我。

「快喝吧，早点睡。」

9.

生活总是悲喜交加，你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要一迎接的将会是什么。

皇后的确救活了，却也快要死了。

那样纤弱的人，本来身体就差，落水之后生了场重病，加上郁结于心，连一个月都没能挺到。

皇后知道是我救了她，弥留之际，竟然遣人将我找了过来。

精致的寝宫之中安静空旷，她快要死去，临死前却连一个来看她的人都没有，

宫人引我走入了皇后的寝室，里面简洁朴素，只有必要家具，连花草都没有布置。

内心要荒芜到什么程度，才能让一个人连生活都不再鲜活。

我走进帷帐，皇后的随身女侍跪在床沿边，握着她的手，听见脚步声，她回过头。

因为之前痛哭过，她眼眶浮肿，见到我来，飞快抹了两下眼睛，将皇后的手放好，起身垂头立在一边。

皇后依靠着枕背，青丝披散，将那张娇小的脸庞衬得惨白。

听见我来，皇后的眼珠转了一下，视线落在我身上，「到最后，竟然是你。」

那声音像是灌进破窗的风声，含混呜咽，她缓缓伸出瘦骨嶙峋的手，晃了一下，示意我过来。

我走到床沿边坐下，接住了她的手。

那只手我已经摸不到肉感，皇后消瘦得快要脱了相，黑白分明的眼睛显得更大，泪水如泉一般涌出来。

「他到底不愿见我，只因我是孙家人……」她死死咬住嘴唇，情绪太过，已经咬出了血来，「只因我的姨母，杀了他的母妃。」

血珠漫过了下巴，我只得用另一只手捧住她的脸，「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难为自己，你快松口……」

我胡乱用袖口抹去她下巴的血，想要叫宫人，却发现连那女侍也已经离开了。

寝室之中，只剩下我与皇后。

她在不停地说话，仿佛想要将这辈子都未曾与付庭彦诉说的恋慕与痛苦，统统留在这里。

皇后爱了付庭彦很多年，可这些爱慕也全部因为孙太妃，全部深埋进心中。

她越说力气消耗得越快，整个人都在艰难地呼吸着，失神的目光逐渐明亮，散发着生机。

「你可知我有多羡慕你。」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皇后的笑颜，干净纯粹，「不是羡慕你的盛宠，而是羡慕……付庭彦这辈子的温柔，都只给了你。」

全部的柔情都给了一个人，而你沾不倒半分，你的死活，你的苦悲，与他何干？

这不叫冷血，是可怕的专情。

难言的情绪抵在胸口，让我如鲠在喉，我对她念叨，你会好的，等你身体好些了，我一定帮你想办法求求陛下，让他放你出宫，你可以去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，你去过沙州吗？那里是我的故乡，有风情独特的乐曲，高眉深目的胡姬，还有在中原见不到的沙漠.....

即便我这样不停地说着，皇后也不愿意听下去了。

她松开了我的手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我愣怔着凝望她的面容，最终失声痛哭。

10.

皇后的事情给了我深深的打击，这令我更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付庭彦。

我从沙州而来，从未见过付庭彦，铁血帝王怎么会对一个未曾谋面的女人付诸真心。

我更信付庭彦是馋我的身子。

但也不对，因为我只与他睡了一回，估计那次他也难忘至极，毕竟肩膀被我掰脱臼，后背都被我抓花好几道。

从那次以后，付庭彦再也没有跟我睡过。

我也不敢接受皇后口中「全部温柔只给了你」的说法。

皇后下葬那天下了场细雨，天空灰蒙，又阴又冷，我在宫中，朝着皇后送灵队伍的方向，施了一礼。

哪怕是死，付庭彦都没有夺去她皇后的名分，或许这也是付庭彦唯一能做的了。

可后位一空，自然有人想要成为它的新主人。

而我没有根基，又深受恩宠，就成为了女人们的众矢之的。

为首的便是明妃殷姚。

殷姚出身万州殷氏大族，父亲是兵部尚书殷林升，是一位深受付庭彦器重的大臣，加上近来一直在与匈奴打仗，殷林升受到的关注更为密切。

是以殷姚觉得自己有把握坐上这位子。

针对我的事件起源于为了救皇后，我言语威胁两外两位嫔妃的事。

之前因为皇后的事，我一直在付庭彦的面前表现得很紧张，我生怕一切都不过是假象，而我却信以为真。

而我这样的态度，让付庭彦很不舒服，所以在执行那道「惑君文书」时，我们都很不自在。

付庭彦一直在咳嗽，我向陈内侍打听，说因为与匈奴的战事，付庭彦近日来已经许久没有好好吃上一餐饭了。

所以我找阿嫣做了一份粥，权当是缓和关系的一份小礼物。

这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傍晚，我拎着东西去奉霖宫，结果到了门口便与殷姚撞见。

她穿了一身明艳的衣裙，发簪与妆面也精心装扮过。

因为是殷尚书家中的嫡女，或许是自小便宠在掌心，殷姚多了几分骄纵任性的气势。

而这种气势已经不经意从眉眼间流露出来。

我意识到，对方是来找事儿的。

我劝她回去，付庭彦现在因为战事焦头烂额，殷姚这个时候来，只会引火烧身。

可殷姚不信，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，扬言有要事面见陛下。

吵嚷声终于引来了付庭彦。

奉霖宫中只有他自己一人，连开门都要他亲自动手，付庭彦阴沉着脸从里面出来，殷姚快步走到付庭彦面前，双气一弯跪在地上，将当日在夜宴上的事情说了出来。

她说我恃宠而骄，还当众脱衣，有辱皇室颜面，希望付庭彦重责我。

付庭彦的面色不改，眼中隐现不耐，他走上前将殷姚扶起来，语气平静地告诉她，当时是情况危急，可殷姚不愿放弃，说任由我肆意妄为，终有一日会祸乱宫闱。

他安静立在原地，听殷姚说完，眸底终于蓄着一丝寒霜。

「那就等到她祸乱宫闱的那天，我亲自拧下她的脑袋。」

我敛着气息缩到了一边，今晚的陪伴注定更加难熬。

最后殷姚是哭着走的，我不声不响地等他进去后，再跟进去，付庭彦却在我面前站住。

压迫感令人心悸，我只好状似平静地回望。

「憨货互啄。」他骂道。

怎么连着我也成憨货了？我什么都没说啊.....

我直勾勾地看着付庭彦走了进去，被他气得够呛，又没有办法，只得忍气吞声地跟了进去。

案几上的卷册，似乎又多了一些。

付庭彦并没有留意我，人埋进书案之前，问了我一句。

「那是什么？」

「给陛下做的粥。」说着，我打开食盒，将粥拿出来，「陈内侍说，陛下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过饭了，妾就带了一些。」

「我不吃没检查过的食物。」

你怎么事儿这么多，我心中暗骂，又强压着火气，叫了他一声。

「陛下。」

他着才抬起头，我端着粥碗，用汤匙要舀勺，放进嘴里，咽下后吹了个口哨，又将碗放到案几上，「陛下吃吧，妾试过毒了，妾没死。」

回应我的却是一声呵笑。

付庭彦低头着卷册，「倒真像殷姚说的，平日对你太过纵容。」

我的气血瞬间冲上头顶，真想一巴掌拍碎这人的天灵盖。

只是我还尚未付诸实践，腹中忽然传来肝肠寸断般的剧痛。

痛感逼得我弯下腰，继而带来的失衡感，让我直接跪在了地上。

付庭彦察觉到了我的异样，抬起头来望向我，我的胃里一阵翻涌，当场吐出一口血来。

逐渐模糊的视线中，是付庭彦的身影。

他推开卷宗，飞身向我而来。

付庭彦的手臂用力拥住我，我的头贴附在他胸口，隔着衣物能够听到他剧烈的心跳声。

他朝着殿外冷声喝道「叫太医」，而我却听见了他声音里不易察觉的颤抖。

我已经说不出话，只得用力拽了一下他的衣袖，用眼神示意桌案上的那碗粥。

「我知道。」他托着我的头颈，低声说道，「坚持住.....蒋暮，跟我说话。」

那是我能听清的最后一句话，付庭彦的五官开始重影模糊，如同被水稀释开，我想极力听清他在说什么，可是连他的声音也渐渐飘远了。

意识开始下沉，我再也坚持不住，合上了眼睛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，醒来的时候，人躺在床上，空气中漂浮着安神香的气息，我望着屋室内的陈列，发现这里是付庭彦的寝宫。

最先走过来的是屋中的宫人，听见声响，走进帷帐，见我醒来，连忙出去唤人。

安静的屋室里有脚步声传来，一双骨节分明的手挑开帷帐。

是付庭彦。

他的下颌线条干净凌厉，薄唇绷成一道线，面色有些憔悴，带着一种颓唐的美感，魅力丝毫未减。

付庭彦伸出手，想要触碰我的脸颊，途中却又收了回去。他小心翼翼地，仿佛我被他触及，就会破碎。

「我没事。」我还没有什么力气，声音听上去有些萎靡，「让陛下担心了。」

他无声敛目，所有的情绪都被悄然掩盖。

「是我大意了。」

可这与他无关。

我挣扎着从床上直起身，付庭彦伸出手，将宽大的手掌托在我的肩胛处，温暖而有力。

「与陛下无关。」我坐起来问他，「那碗粥可曾留下？」

「已经派人去验了，粥中的碎肉有毒。」

这碗粥是阿嫣亲手做的。

我询问，「阿嫣呢？阿嫣在哪儿？」

「正在审讯，已经三日。」

付庭彦的眼睫微动，平静地说出了真相，没有要瞒我的意思，我心中的惊慌如野草疯长，急迫地对他讲，「陛下，阿嫣是我

的人，自小与我一同长大，从未涉足过深宫，未曾与陛下有过牵扯，她没有下毒动机。」

付庭彦的眼底暗含压迫，「有没有动机，等供词出来，自然知晓。」

阿嫣性情耿直，宫中审讯的手法众多，说不定连命都要折进去，即便问出真相，谁能保证不是屈打成招？

「陛下让我见见她。」我握住他的臂膀，「让我来查，我定会找出真凶。」

「给你两个选择。」付庭彦沉吟了一瞬，打量着我，「第一个选择，由你来查，毒害皇帝是重罪，如果你查不出来，后果由你一人承担。」

「我选一。」

后面第二个选择我没有听，如果阿嫣坐实了毒杀的罪名，或许我也会被牵连问罪。

我忽然觉得很庆幸，在付庭彦之前吃了那碗粥，不然阿嫣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。

阿嫣是我在这里最亲近的人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去死，只有我，才会为了她竭尽全力揪出凶手。

我定定望着付庭彦，而他对我的选择似乎并不满意，但终究没有再说下去。

当晚，阿嫣当晚就被送到了这里。

她受的都是鞭伤，中衣带血，面色惨白，目光却依旧不掩锋芒。

两个宫人像是拖死狗一般将她带过来，见到我，泪水顿时隐没了阿嫣的睫根，她抖着嗓子叫了声小姐。

那些血痕，仿佛是抽在我身上，我浑身的皮肉也在隐隐作痛。

趁她还在这里，我赶紧给她上了些药，接着向阿嫣问起事情的缘由。

11.

阿嫣仔细回忆当时的情况，那份猪肉是她从上膳局拿过来的，因为当时临近午饭时间，局里的宫人都很忙，阿嫣便拉住一个供人说明了情况，那个宫人隔空指了指肉食的位置，转身就去忙别的了，她直接将一块瓷盘中的猪肉端走了。

这是唯一从我宫外拿回来使用的食材。

那天的粥被付庭彦保留下来，派人查验时，发现那碗粥里，只有猪肉含毒，阿嫣只在粥碗的中心放了一撮猪肉糜，恰好被我舀了一勺，所以我才会中毒。

那份猪肉没有使用多少，我中毒的当夜，付庭彦就彻查了我的寝宫，阿嫣被抓起来的同时，也将那份猪肉搜了出来。

验毒的宫人告诉付庭彦，毒药是砒霜。

如此一来，所有的事情都对上了。

说话间，阿嫣的神色彷徨又无助，怯声问我付庭彦会不会杀了她，可现在付庭彦绝对不会放她出来。

我安抚着阿嫣，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撑到我查出真凶，绝对不会让她等太久。

留给我的时间没剩多少，掌管宫内刑司的内侍便走了进来，将阿嫣带走。

临走时她拼命地抓住我的手指，终究被人拖开。

没有时间容我伤心难过，我第一时间将上膳局的掌事叫了传唤了过来。

上膳房是整座宫城里的食物来源地，为何会凭空出现一块有毒的猪肉？食材进入宫中时怎么可能不去查验。

我派人去找上膳局的掌事，掌事姓李，是个细瘦伶仃的中年男子，胆子很小，我言语震慑了几句，李掌事将所有的事情如实相告。

上膳局最近鼠患严重，总有食材被老鼠啃食，又不能让猫进入上膳局内，所以宫人们想了个办法。

将肉涂拌上砒霜，切碎做成毒饵，诱杀老鼠，时间一长逐渐失灵，所以便改用将砒霜灌进肉里。

至于为何用来毒杀老鼠的猪肉会出现在做饭用的桌案上，他也不清楚。

终究是管理不善导致的结果，我将那掌事移交给了尚刑司，当中还有一些头绪我隐约觉得奇怪，可救人心切，我来不及多想。

盘问完一大圈，向付庭彦回禀时，我早已是一身冷汗。

他坐在我对面听我说着，下意识用指腹敲打桌面，那是他思考时的小动作，等到他手指放下时，我以为他还要与我说些什么，可最终他只是唤来内侍，差人去尚刑司将阿嫣放出来。

不过一天时间，时光延展开铺平，每一秒都分外煎熬，我的身体被砒霜摧残得不轻，没有办法去接她回来，阿嫣被人送回来时，泪眼婆娑，像极了遭人遗弃的小兽，憔悴又狼狈。

我已经从付庭彦的寝宫挪了回来，如今只剩我与她二人，我终于有机会开口问她。

「当日你是怎么会拿到那个毒鼠的猪肉，整个上膳局的人都知道那份猪肉的位置，如果是上膳局的宫人告诉你放猪肉的位置，为何没有告诉你会有毒鼠的猪肉在那里？」

阿嫣的目光逐渐黯淡下去，浓重的失落漫上眉眼，「小姐还是怀疑我。」

给付庭彦下毒这种事，我不相信是阿嫣所为，可是所有的事实摆在这里，无法解释通。

问这句话，是希望阿嫣能给我一个说得通的答案。

「当时上膳局的宫人就是这么告诉我的。」阿嫣言之凿凿，目光坚定，「如果小姐不信，可以找她来对峙。」

而对峙这件事，在回禀之时，付庭彦就提醒了我。

付庭彦不相信阿嫣。

为了洗脱阿嫣的嫌疑，我亲自将真相找出来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我与阿嫣谈话间，那个前去找人的内侍走了进来。

「贵妃，上膳局的那个宫人自杀了。」

12.

据内侍说，上膳局那个宫人在我中毒当晚就不见踪迹，等到我派人去寻的时候才发现，对方吊死在了冷宫的一棵老树上，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。

死无对证，我也无法确定这名宫人是否是畏罪自杀。

没有任何证据指向阿嫣，事情也就这样尘埃落定。

死里逃生的我与阿嫣，终于松了口气。

我再也不敢轻易做东西给付庭彦吃，老老实实陪着他做事，如果有别的需要会直接跟陈内侍说。

这几天付庭彦一直在会见重臣，直到最近传来了消息。

他决定前去沙州，御驾亲征。

杜将军送来军报，高昌郡大捷，失土尽数收回，可是近年来匈奴草原丰饶，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供给，如今兵强马壮，虽然暂时击退，但他们势必会卷土重来。

更何况，在高昌郡外，是通向西域的商道，如果匈奴不断阻挠，我朝的使节，就不能游说西域各国联合抗击匈奴。

高昌郡的收复，极大地鼓舞了士兵们，如果皇帝御驾亲征，更会振奋人心。

付庭彦的亲征定在了两个月后，那个时候已经是冬天。

他与我说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正在给他裁纸，我告诉他沙州的冬天不比京中，冬日格外寒冷，北风凛冽锋利，迎面袭来，像是刀子割面。

最近他因为操劳过度而生了病，我能闻到他身上一股淡淡的草药味，离他去沙州还有两个月，还来得及帮他做一件厚实的大氅。

「我准备带你一起去沙州。」

我听他说完，内心狂喜，忽觉沙州并不像梦中那般遥不可及，可喜悦下一秒就被理智吞没。

御驾亲征带着妃嫔，不太合适吧。

「你是沙州人，父亲是沙州守将，会匈奴语，熟知西部风物，带着你很合适。」付庭彦放下笔，瞥了我一眼，「你是不想去？」

「妾想去。」

我生怕付庭彦反悔，于是赶紧应下。

付庭彦的嘴角无声地弯了起来，「殷姚上门找你问罪的时候，都没见过你嘴这么快。」

「殿下说笑了。」我干笑着搪塞过去。

殷姚目的明确得就差写在脸上，所以我确信她不会成功。

毕竟皇后的位子，付庭彦没有给她的意思。

可我还是有些疑惑，「朝中能臣众多，陛下为何想要带上我。」

「我不在，你能在这里活多久？」

他说得平静，却让我听得凶险，「你无权无势，整座王宫里，只有我站在你身后，下场会如何，你自己未曾想过？」

冷汗从我的后脊梁冒出来，浸湿了衣衫。

我咽了下口水，却被付庭彦拍了拍头。

「害怕的话，最好就站在我能看见的地方，一旦离开我的视线，生死就不好说了。」

这番话彻底推翻了我之前的立场。

在后宫，想要与世无争，也需要力量，付庭彦于我是把双刃剑，既是毒药，也是盾牌。

我再不像之前那般惧怕与付庭彦相处，付庭彦待我不薄，已经是在最大程度上予我自由。

还有安全。

我同去沙州的事宜就这样提上了日程，与阿嫣说起这件事时，阿嫣也很激动，如果她有翅膀，估计能开心得飞起来。早早地开始琢磨，要带些什么衣物，到了沙州要做些什么事。

我们两个一致想念沙州的冻葡萄，回忆中的口感在想象中化开，在舌尖上蔓延。

冰凉酸甜。

转眼间，日子到了深秋，偶尔站在王楼上俯瞰整座王城，鳞次栉比的屋舍亭阁之间，红黄相间，俱是瑟瑟秋叶。

我让陈内侍准备的大氅，今日已经做好，陈内侍跟我说等到晚上去奉霖宫的时候带给我，让付庭彦试试，如果不合适，还有时间改。

不知不觉，我竟已经陪伴了付庭彦许多个夜晚，没有流言传说的缱绻旖旎，也没有耳鬓厮磨，就这样在同一盏灯火中，各自做着自己的事，迎接屋檐之上的第一缕晨曦。

我自己也没想到会坚持这么久，而我们之间的纠葛，都在这座奉霖宫的纸张与册页里。

深夜寒凉，我特意拿了两件披风带去奉霖宫，刚到门口，只见门外跪了一群宫人，没有我眼熟的。

陈内侍站在门口，望着外头跪成一片的脑袋，脸都皱成了苦瓜，我隔着人群跟他比划，「怎么啦？」

陈内侍用口型回我，明妃在里头。

所以这跪成一片的，是殷姚的人无疑。

我还是决定站在外面稍待，大概一盏茶的功夫，奉霖宫的门被推开，殷姚走出来，宫外跪着的内侍们整齐划一站起来，为她让出一条路。

她远远便望见了，我，不经意间扬起了下巴，像是得了胜般向我走来，殷姚有这样的神色，说明从付庭彦身上讨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我朝她莞尔一笑，以为不过打个照面她就会离开，谁知殷姚走到了我面前。

殷姚眯了眯眼，带着种想要将我吞吃入腹的兴奋感，「盛宠怎会长盛不衰。」

然后她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走了，我目送那队伍走远，这才走进奉霖宫。

付庭彦似乎被殷姚折磨得很痛苦，眉心拧成了川字，我将披风放下，抖开一件给他披上，伸出手指在他眉间按了一下，「殷姚不好应付，我懂。」

他被我气笑，挑起眉望了我一眼，「你不该懂这个。」

接着他告诉了我殷姚的来意，她知道了我要前去沙州，今日来是为了要求一同前往。

我回想起殷姚离去时的表情，已经猜到了结果。

付庭彦问：「你都不想问原因？」

「陛下答应她，不就是因为有你无法拒绝的理由吗？」我捡起另一件披风，裹在身上，伸手拿过昨日没有看完的书籍，「再说陛下已经答应的事，再问下去没必要。」

「你怎么一点危机感都没有？」

「妾要有什么危机感？怕失宠？宠爱这东西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妾无心也无意，只想做好眼前事……」

话还没说完，手中的书忽然被抽走，付庭彦的脸垮下来，有些不快。

书册跌坠在桌案上，我手掌一空，接着手腕被他扣住，付庭彦用力一扯，我半个身子直接探了过去。

桌上擦着的卷册被我带倒，哗啦啦散落在地。

我头顶发麻，与付庭彦四目相对，只有一个指尖的距离，他温热的呼吸呼在我的脸上，激得我每个毛孔都在颤抖。

付庭彦的眼瞳中含着些威胁的意味。

「你觉得我这是宠爱？」

我冷汗直流，我要怎么回答，付庭彦才会满意？

紧张之下，我的脑子飞快地转，终于憋出一句：不是宠爱，是君恩。

我亲眼看到他下颌角鼓动了两下，已经咬紧后槽牙。

那还要我怎么说？这回答不是中规中矩吗？

这下我彻底不知道该如何应对，只能装傻充愣，脑子里划过无数种下场。

但我完全没有来料到，付庭彦会亲过来。

我被全面碾压，连自己是怎么被他拖过来摁在毯子上的都没注意，付庭彦从来没有如此失态过，他像是一只不知餍足的野兽，在我的唇间嘴角流连，我被他摁住，被啃得两眼发黑，几乎窒息的时候，付庭彦总算饶了我一命。

他重新问我：「想明白了没有，我对你是不是宠爱？」

我被付庭彦亲得眼冒金星，几度缺氧，神思早就抛上九天，尚未归位，下意识地说了个「是」。

然后又被付庭彦咬了一口，我疼得「嗷呜」一声，不停地捋气，神思被付庭彦这一口彻底咬回来了。

我欲哭无泪，大声嚷道：「陛下说是什么，它就是什么！」

结果就是又迎接了付庭彦一记狗嘴。

我被咬炸了：「你不讲理！」

「该讲的道理我已经讲了。」付庭彦一本正经地看着我，「是你自己不上道。」

我还想争辩，就听陈内侍在门外喊，「陛下怎么了？」

付庭彦还没来得及回答，陈内侍就闯了进来，他以为是付庭彦出了什么事。

陈内侍是在宫里呆了几十年的老人，见到眼前的场面，吓得手上的托盘都掉了，直接趴在了地上。

「小人该死！」

他的脑袋埋在地砖上，托盘砸在手边，新做的大氅都掉在了地上。

13.

我一路疯跑回寝宫，连招呼都没跟付庭彦打。

男女之事上，付庭彦向来不会强迫他人，今天是怎么了？

唇齿相依间，我能感受到付庭彦浓烈的情绪，如同火焰，将我烧得寸骨不留。

我推门而入，合上门板用背抵住，脑海里似有流星乱窜，呼吸困难。

关门的声音太大，阿嫣闻声从屋子里探出头来，愣了一下。

「小姐你怎么了？」

「啊？」

一时间我有些卡住，支吾着回答，「没事，我没事。」

等阿嫣看清，迷茫的眼神便得惊悚起来，「诶……小姐你脸怎么这么红？嘴怎么破了？还有你那个头发……喂！你上哪儿去？」

我跟见鬼一样，一个箭步窜到房间，将阿嫣隔在门外。

礼部的官员们定了一个好日子，御驾亲征的队伍，最终在一个天色澄明的早上离开了京中。

队伍跋山涉水，路上温柔细致的风物粗犷起来，山峦舒展的线条开始愈发锋利，植被茂密的山林变成河滩荒原。

我自幼被我爹教导，戎马生活对我而言已经是习以为常，路上并没有任何不适，能对付则对付。

可殷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

身为万州大户，殷家嫡女，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早已将这姑娘的心气儿消磨殆尽，接踵而至的是生理上的痛苦。

路程没到一半，殷姚的身体就开始出现众多问题，小到呕吐，大到晕倒，应接不暇，被一群女侍围着轮番照顾。

背地我与阿嫣说到这事儿的时候，得出一个结论：殷姚还不够糙。

人多不方便办事，我一如既往只带阿嫣。

诚如付庭彦所言，如果连我在宫中都危在旦夕，阿嫣更没出路。

年少时我与阿嫣经常组队打野兔，耗在树林里就是一个长夜，所以这次我们也像曾经那样，弄了两张兽皮，深夜之后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和衣而睡。

我们心照不宣地没有选择马车，因为目标太大容易遭到攻击。

都是从我爹那里学来的招数。

队伍走了一个多月，再翻过一座垭口便到沙州，军队到了垭口处休整，我再见到殷姚时，她的下巴都瘦尖了。

当天阿嫣运气好，套到了两只野兔，洗剥完烤好，我准备给付庭彦送过去一只。

我将兔子串在木棍上，拎着刚走到付庭彦的帐篷附近，就看到篝火旁坐着两个人影，我眨巴了下眼睛，这才看清，是付庭彦与殷姚。

殷姚哭得梨花带雨，仿佛要委屈死了，哭着哭着就倒进了付庭彦的怀里。

我恍然想起一个月前付庭彦的亲吻，有些喘不上气。

正准备要走，篝火旁的人影动了动。

我下意识地看过去，只见付庭彦单手揪住她的后领，将人从怀里摘出来，殷姚被拽得一脸空茫，哭都忘了。

接着就听付庭彦开口，「你躲开点儿，我衣服脏了。」

我没憋住，笑出了声。

我一度怀疑，如果付庭彦不是出身帝王家，一定是讨不到老婆的，美人在怀，竟然关注自己衣服脏没脏，世间少有。

「笑什么？」付庭彦听到了声音，瞬间就分辨了出来人，「出来。」

我咳了两声，掩去笑意，拎着兔子走了过来。

「我烤的兔子，趁热吃。」

说完我扫了殷姚一眼，又跟她说了句，「你多吃。」

殷姚无声地瞪了我一眼，应该是觉得我搅了她的好事，我挑了下眉没作声，转身准备走，又被付庭彦叫住。

我回头问他，「陛下还有事？」

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」

我踌躇了一下，回答，「就在你说衣服脏了时候。」

然后付庭彦的嘴角悄然扬起，果然长得好看的男人都是一肚子坏水，我这话一说完，在场三个人，殷姚最尴尬。

「陛下！」

果不其然，殷姚娇嗔一下，从石头墩上站起来，嗓音娇甜。

连我都不禁一抖。

可付庭彦只是波澜不惊地看了她一眼，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些回去休息吧。」

我「哦」了一声，转身准备走。

「没让你走。」

装傻充愣没成功，付庭彦的声音加重，我马上停住了脚步，走了回来。

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，想走的走不了，想留的还没机会。

我兔子还没吃呢.....

我这边还惦记着兔子，那边殷姚再傻也明白过来怎么回事，纵然心有怨怼，也不敢向着付庭彦发作。

最后还是我来当那个靶子。

殷姚还是离开了，我的目光盯着她远去的背影，对付庭彦说了句，「她自己一个人回去行吗？」

「关心一下自己吧，若是在宫里，十个你都不够殷姚耍。」

何必这么尖锐呢？我又不是没有自知之明。

「这不正是因为知道，所以才跟你陛下您出来么？」

我在殷姚刚离开的位置坐下，借他的手撕了一块兔肉，油脂的香味自口中爆开，我嚼了两下，才转头看着他揶揄，「人家不就哭两下吗？老婆还不及衣服金贵？」

他漆黑的瞳孔里，倒映着我一脸的天真。

「她是我老婆.....」付庭彦伸出手指，抹去我嘴角残留的肉渍，「那你是谁？」

付庭彦停在我嘴角的手指一收，掐住了我的脸，力道很重，差点将我的嘴给扯歪。

我吃痛哀叫了一声，赶紧摀住他的手，可是他并不想放过我。

「再与我说一遍，你是谁？」

身侧火光跃动，映着付庭彦含笑的眼睛，可在我眼里那笑跟食人魔一般。

我口齿不清地回他：「我我我.....也是你老婆。」

脸上的手指又收紧了几分。

我痛急了眼，一脚踹了过去，「你松开！」

却又被对方捏住了腿，瞬间我的心底涌起剧烈的绝望。

刚才.....我踹了当今天子？

「我错了。」

我不敢动了。

付庭彦的手掌截住我的小腿，泰然自若地望着我。

眼前人即便不说话，光是安静地望着你，都让人的心脏莫名提紧。

「是只有，不是也是。」

我了然，他的意思是只有我是她老婆。

那后宫那么多女的人合着都是看的？

我也懒得计较，只想让他先撒手，赶紧接话，「是是是，就我是您老婆，您先松手行吗？我脸疼.....」

面皮上的力道渐松，我这才皱着眉揉了揉快被捏碎的脸，哀怨地低着头。

可还没等疼痛缓和，我就在附近听见了一丝不寻常的声音。

窸窣窣窣，是人的脚步声。

亲征军队身穿重甲，脚步沉滞，有极大不同。

我的神经在那一瞬间绷紧，猛然站起身，望向身后树影间无尽的黑暗。

看到我的动作，付庭彦也知道有情况，跟着站起来。

我问他：「附近有多少人把手？」

「三十人。」

「你能跑多快？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

「意思是，咱俩要逃命了。」

我说完，数道身影从黑暗深处现身，手中的刀刃在夜色下闪烁着寒光。

14.

悄无声息杀掉所有守卫，不让我们察觉，这群人定是老手。

逃跑前我留意到那些人手里的刀，不似中原形制，刀身弯曲，样式粗糙。

早年间听长辈们聊天，说沙州附近的荒野之中有村寨，因为生产落后难以为生，于是渐渐衍化成了做刺杀买卖，曾有游人误入村寨，发觉整村人都是杀手，直接被切成了碎块。

儿时我只当是吓唬小孩的山野传闻，未曾想到是真的。

若是我身上有刀剑，或许还可以试着搏一搏，但又不能让付庭彦陷入险境。

以命换命，不叫营救。

我拉着他开始狂奔大声高嚷。

「抓刺客！」

喊声在静谧的夜里炸开，我紧紧抓住付庭彦的手，目光锁在前方林间隐现的篝火。

没膝的杂草刮过腿间，发出纷乱的飒飒声，身后的人像是影子，紧追不舍。

杀意逼近，我后颈发寒，知道他们要动手了。

「付庭彦，就这样了。」

我沉声说完，用力拽了他一下。

在他惊诧的目光中，我将他推到了我的前方，用身体护住他，带着他扑在地上。

这是我能想到唯一的办法。

如果士兵来得快，或许付庭彦不过是受些伤，断个手脚。

剩下的，就看运气了。

空气中划过尖利的破空声，一只羽箭擦着我的发顶飞过，朝我身后疾射而出！

我护住付庭彦伏地，簌簌箭雨在头顶掠过，我低眸看向付庭彦。

他忽然伸出手，扣住我的后脑，压到自己的肩膀上。

那叹息就在我耳边散开，「那么害怕，就不要逞强。」

我的手又被他重新握住，掌心的温热，更显我指尖冰凉。

「你会死的。」我轻声说道。

「那就一起死。」

头上箭雨渐止。

士兵们围了上来，七手八脚将我们从拉起来，所有人都围在付庭彦的身边，请罪的请罪，看伤的看伤，将付庭彦拥在人群中，朝着人多的地方前行。

他在人群中侧过头望向我，瞳孔含着光。

15.

自那晚之后，付庭彦的周边守卫变得更加严密，我没有见付庭彦的必要。直到抵达沙州城，我都没再见到他，殷姚倒是不嫌麻烦，即便需要搜身，每天也要去付庭彦那里转一圈。

军中有人在查那场刺杀，正如我所料，人都是杀手村寨出身，至死不会透露雇主姓名。

路上为免多生事端，行军的队伍加快了速度，提前三天到了沙州城下。

当我站在沙州城用泥土夯筑的城墙之下，内心雀跃不已，城墙上古朴端正的三个大字，既熟悉又陌生。

阿嫣与我一样激动，扯着我的衣袖，兴奋地念叨，「小姐，咱俩的冰葡萄有了！」

我失笑，隔着窗口的帘幔看过去，身披甲胄的守将们站成一列，站在城内迎接。

人群中，我发现了我爹的脸，直至看不到他的影子，我才收回视线，压下心潮，随着军队进入城中。

军队在城中休整三天后，直接杀往高昌郡，而沙州则作为作战指挥的大本营，前方补给高昌郡，后方连结嘉峪关，进退攻守，方便自如。

沙州刺史早已将自家宅院空出来，作为付庭彦的居所，我们自然不能跟他相提并论，于是被安排到了附近的驿馆当中。

我倒十分开心，山高皇帝远，正好也能趁机见见故人。

不过殷姚似乎并不开心。

多日赶路，能洗把脸都是奢侈，沙州做生意的胡商多，香料尤为抢手，我拜托了驿站的管事买了两份用来洗澡，自己留了一份，另一份给殷姚送去。

本是好心，殷姚却不识货，直接从女侍手上夺回来又塞进我怀里，「不要！你拿回去，我死都不要领你的情！」

我也懒得理她，拿上香料便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阿嫣正翘着腿，坐在桌边啃蜜饯，见我回来，嘿嘿一笑，「你说你管她干嘛？你看她那样，一看就是没遇到过什么坎儿，你对她好点儿，那鼻孔都能翻上天去。」

「别瞎说。」我拍了一下她的后脑勺，「你当这是你家？」

阿嫣将果核吐进手心儿，「那也不是她家，摆那么大阵仗给谁看呢？」

接着阿嫣觉得还不解恨，朝着殷姚的方向翻了个白眼，又忽地想起什么，忽然兴奋起来，扭头看我，「小姐，咱俩什么时候逛集市，去买冻葡萄啊？」

「你就知道吃。」

「哎呀，你现在不去买，到时候有事的时候还不知道皇上让不让出门.....」

我将香料收起来，沉吟了一下，「过几天就是流火节了吧？」

「是啊，到时候街面上人多又乱，想出去都费劲。」

说到这里，阿嫣有些惆怅，似乎已经能想象到流火节蹲守在屋中的画面，又叹了口气。

「到时候再说吧。」我忽略了阿嫣的惆怅，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杯水，「这个先往后放放，我要先去见我爹。」

16.

付庭彦到了沙州，跟在皇宫中差不多，一天十二个时辰连轴转。

带来的兵马已经驻扎在高昌郡城外，付庭彦的高强度处理政事，连带着其他守将也跟着遭殃。

我想见我爹，一想想了半个月。

得了一个中午，我在午饭的空当，终于见到了我那亲爹。

他并不知道我也来到沙州，我是来的前一日告知了他。

我爹高兴坏了，满眼欢喜地领着我们到了客厅，相互谈起一年多来的近况。

我爹听我说完，感慨万千，「虽说嫁入天家举步维艰，但也好过当年嫁给不要脸的博望侯。」

他口中的博望侯已经死去，早年在付庭彦称帝的时候，博望侯与权臣周征私交甚密，威胁朝纲，所以当年付庭彦铲除周征时，一并也将博望侯收拾了干净。

博望侯当年的封国是沙州三城，常年住在沙州。他生平没什么爱好，唯独就爱漂亮姑娘，整座沙州城的人家，没有一户能比博望侯家的亲事多，娶媳妇像是买花瓶。

当年博望侯也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了我，我爹不愿意，于是想了个法子让我去选了秀女。

既然都是当小老婆，宁可去皇帝身边当小老婆，也不能嫁给博望侯。

毕竟天子年轻，博望侯都六十了。

也不知怎么的，付庭彦还真看上了我，谁都没有想到，我一路毫无阻碍，变成了贵妃。

见到我好好的，我爹也宽慰些，还嘱咐阿嫣好好看着我，不要让我做一些出格的事。

我差点没喷出来。

这话应该反过来说，阿嫣那火爆脾气，我一个没看住，估计都能踩上其他嫔妃的脑壳。

说笑间，侍女从外面走了进来，说府中新做了些肉脯，管家让她问问，贵妃要不要不要拿一点。

府上的老厨子自从我在的时候，就一直在府中做事，做肉脯的手艺堪称一绝。

我和阿嫣的眼睛都散发着幽光，我伸手对侍女指指点点，阿嫣秒懂，接着连连点头。

「我这就去。」

「多拿点儿，不够问王师傅要个布兜，他有的是！」

阿嫣没等我说完就一溜烟跟女侍出了门。

等她走了我才想起了来，有件事情，或许我爹会知道些线索。

我将在沙州城外，付庭彦遭遇刺杀的事情，与我爹说了一下，又告诉他有人在宫内曾经想要毒杀付庭彦，只是隐去了我中毒的内情。

「付庭彦的行踪已经被盯上，以后这种事情或许会更多。」我沉吟，继而抬头问他，「沙州城内有没有人与杀手村寨有接触，能不能想办法问出刺杀付庭彦的幕后主使是什么人？」

我爹发愁地摸了摸下巴，「杀手村寨.....几乎没人找得到啊。」

「想要做生意，就一定会与外界有联系，不可能与世隔绝。」

「或许有一个人有办法。」

我爹的眼睛忽地亮了起来，「你先等等，如果有消息，我就告诉你。」

17.

见完我爹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，我和阿嫣从蒋府出来的时候，每人拎了一包肉脯。

府里做的都被我们打包带走，一点儿没剩。

这里是故乡，即便许久未回，心里也会不自禁产生一种安心，只要身在这座城中，就不会有任何危险。

即便付庭彦叮嘱过我，出门一定要带些人，可我总当耳旁风。

这里的每条街道与屋舍，我比侍卫们都要熟稔。

我们一路从蒋府走向驿馆，再过几日便是流火节，节日的氛围也浓重起来，已经有按捺不住的人家，在门前挂起了火红色的流苏与风灯。

沙州人崇火，流火节的盛况可以与京中的上元节相媲美，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一支火把，作为运气与生命的延续。

阿嫣望着别人家门口的流苏，还在惦记着流火节能不能出去玩耍。

深宫寂寞，阿嫣又自小放养，玩心未泯也在情理之中，我承诺她，如果流火节那天没什么要事，可以让她参加篝火宴。

我在她眼底见到了希望之光，得到肯定答案的阿嫣安分了不少。

回到房间，我将我手上肉脯分出了一些，又问驿馆的人要了件食盒，上次中毒我长了记性，将肉脯全部切了一块角，试吃之后，才装好准备送一些给付庭彦尝尝。

刚下楼就看到殷姚站在门外，紧张地盯着侍女说些什么，我站在楼梯口仔细听了听，殷姚再问他的侍女：怎么样，发簪歪了吗？衣裳合适吗？

于是我果断转身上楼。

如果说这一年多来，我对付庭彦的感情没一直毫无波澜，无疑是说谎。

琐碎的日常与相处的点滴像是一条透明的蚕丝，细微又纤弱，却又不断地缠绕、覆盖。

惊觉时，早已是作茧自缚。

何为帝王之爱？我参不透，也不敢懂。

但凡我对付庭彦有了一丝念想，这深宫便呆不住了，我会每日为了这个人而心生悲喜。

而王宫的日子还有那么长。

付庭彦说我不会成为皇后，他说我还有选择。

如果真的有选择，那我想要出宫，不要当付庭彦的小老婆，我想要我的男人只属于我自己。

可我没选择，所以付庭彦是混账骗子。

夜色已经很深了，我和衣坐在窗边，刚入夜时便下了雪，洋洋洒洒，深及脚踝。

案前灯火摇曳，红烛西窗漫雪，我伸手推开窗，劲风裹着雪花扑面而来，拂灭烛台，光亮褪去，化不开的夜色吞没了屋室。

我置身于暗影中，吸了吸鼻子，还是没有抑住破碎的哭音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很不争气，立即用袖口抹去眼泪。

窗外似乎有人路过，鞋底踏在积雪上，咯吱咯吱的声响由远及近，清晰起来。

我的目光探向窗外的天幕，屏息聆听。

忽地有什么东西飞了进来，砸在桌案上，发出一声脆响。

我吓了一跳，在原地站了会儿，才开始借着月光，在声音来处摸摸索索，最后摸到了那东西。

是碎银子。

我盯着银子，脑子有些空茫。

接着又是一块，正好砸在我的头上。

什么情况？

我又捡起一块，站起身扶着窗沿向下张望，付庭彦披着新做的烟青色鹤纹大氅立在茫茫大雪里，仰头望向我。

黑瞳清亮而生动。

似乎因为我的眼圈泛红，付庭彦初见我时，神色冷了一下，复又化开，嗓音中带着笑。

「几日不见我，想哭了？」

「陛下想见我，这些钱不够。」

话一出口，我才察觉到自己鼻音浓重，我搓了搓鼻子，平复了下心绪，才伸出手掂量了两下他丢过来的碎银子，挑了挑眉梢。

「是啊.....这些怎么够呢？」付庭彦沉静内敛的神情最终消散，轻轻一笑，勾魂摄魄。

「蒋姑娘于我——价值连城，千金不换。」

18.

我拿上白日里没送出去的肉脯，只来得及披上外袍，蹬蹬蹬地跑下楼。

「这是给你的，我家做的，白天我试过，没有毒。」

我将盒子妥帖放到他的手心，付庭彦伸出手却捏了捏我冰凉的耳垂，又收回手，扯开领间系紧的绳结，将大氅脱下，兜头扣在我头上。

「出来也不多穿些。」

沙州的气候我比他适应，所以并不畏冷，倒是他每天殚精竭虑的，别再搞出些伤寒。

「不用的，我不冷。」

说着我想从头上将大氅摘下来，却被他用手扣住了头。

大氅的领毛压在我的眼睑处，痒得睁不开眼，头上的声音带着些命令的口吻，「听话。」

我抿了抿唇，终究没有拒绝他的心意，将大氅裹在身上，我们二人沿着空若无人的街道并肩而行，茫茫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从厚毯般的积雪之中走过，那些印记又被纷纷飞雪掩盖。

冬日里的寒月比任何一个季节都剔透干净，点缀在塔尖飞檐之上，是真正的冷月如霜。

「你没有带侍卫吗？」我向四周张望了一下，空寂无声，「你自己一个人来的？」

他点了点头。

「疯了吧你！知道有人杀你还自寻死路，跟我回去！」

我的冷汗瞬间冒出来，握拳捶了一下他的手臂，不由分说地想拉着他就往回走。

怎么非要这么不省心？

拽了两下没拽动，回过头怒目而视，对方却懒洋洋地抬起下巴，眼瞳里攒着笑，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我。

「你傻了吗？」我被气得七窍生烟。

他低笑出声，「在宫里，你怎敢对我这样。」

在沙州，似乎所有的牵制与束缚都在我身上解开，我恍然发现，在这里，我从来没有当付庭彦是我的君王。

我乍然松手，垂下头颅，「是妾失言。」

却又被他的手扣住下巴，不由分说地抬起，我迎上他的视线，没有在那脸上看到被忤逆的愤怒，而是一副春水般的眉目，他漆黑的眼睛里，只有一张惊慌失措的脸庞。

我的脑海中，再次浮现起皇后的临死之言。

——他这一生的温柔，全部都给了你。

我的思绪在回忆之中飘荡，眼前人认真地告诉我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都要做真正的蒋暮，不为他人，只为自己。

风雪骤然凛冽，卷得我不禁别过头，付庭彦微微躬下身，与我平视。

「让你做自己，是我对自己的保证。」

要说付庭彦是个直男，对殷姚的做法就是个例证，可是直男说起情话来，能让你一颗心苏到掉渣。

太可怕。

我支撑不住，伸手推了一下他的肩膀，向后靠了几步，拉开距离。

「妾知道了。」我抓了抓脖颈，掩饰尴尬，岔开了话题，「我们回去吧陛下，你不带侍卫很危险。」

「我带了，只是你没发现。」他回身，侧目看想某处无人在乎的阴暗处，「都是暗卫，藏得隐蔽，你察觉不到。」

如果不是我曾经亲眼见过暗卫，我一定会认为他在胡说八道。

可我还是觉得不妥，于是又说将殷姚独自留在刺史宅邸不太合适，结果又被付庭彦三言两语切断了理由。

——我给她安排了很多事情，今晚她是不会闲着的。

这也有点太坏了.....

我们边说边走，付庭彦的肩头渐渐堆起一层薄雪，他在说话，我的视线却不由自主地飘到了他的肩头。

终是没忍住，我伸出手，轻轻拂去那些浮雪。

19.

付庭彦最后安静得把我送了回来，被他领着溜了一圈，回到房间的我眼皮直打架，没过多久便睡了过去。

第二日早饭时，我偶遇刚从付庭彦处回来的殷姚，她似乎累极，眼底充血，神色恹恹，我叼着饼扫了她一眼，对方在看到我的时候，垮下的腰板又重新挺了起来。

殷姚向我走来，我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，专心吃饭，面前的光线一暗，殷姚坐在了我面前。

我夹了一筷子青菜，声音平静，「明妃也没吃？」

「饮食无度，与猪猡有何分别？」

合着这是变相骂我。

我掀开眼皮，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殷姚杀气腾腾的模样。

付庭彦总说论手段我不是殷姚的对手。

可我一直很疑惑，殷姚这样的，是怎么在后宫活到现在的？

这疑惑我不禁问出了口，毕竟我们地位相同，她也不敢对我怎么样。

「明妃，后宫险恶，你这性格，怎么活到现在的？」

殷姚起先以为我在戏弄她，或许是我的样子太过正经，她的表情凝滞了一瞬，露出一副我看不懂的神情。

「我入宫四载，不知踩着多少人的脑袋，才坐上今天的位子，一路顺风顺水的人，你又懂什么？」

或许是我触及到了殷姚不美好的回忆，让她失去了折磨我的兴味，她转身离去，留给我一个烈焰般火红的背影。

看来每个王宫中的人，如果没有目的，都难以捱过那些令人发狂的夜晚，不舍昼夜的付庭彦，夺凤位的殷姚，还有为了生存的我。

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目的，才能赋予无望的生活意义。

我放下筷子，眼前的早饭也不香了，阿嫣却端了两碗酥酪走过来，循着我的视线望向殷姚，问我，「她来干嘛？」

接着又看我状态不对，以为我被她收拾了，眉毛瞬间擡上了天，「我去找她！」

说着放下碗就要上楼，吓得我连忙从桌上站起身摠住她。

「冷静.....冷静！你是我小姐成吗？消消气啊.....」我连拖带拽将阿嫣摠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她那副准备手刃了殷姚的模样有些

哭笑不得，「她没怎么我，就是说了两句话。」

「你下次可离她远点吧。」阿嫣恨铁不成钢，活像痛斥浪子的老母亲，指着楼上手都哆嗦，「她跟个毒蝎子似的，你又是心大的，蛰了你到时候只有干嚎的份儿！」

我连声说是安抚阿嫣，阿嫣的愤怒之火渐熄，与我吃完酥酪转头干活去了，没有再找殷姚麻烦，与此同时，驿馆的侍从敲开了我的房门。

侍从朝我行了一礼，对我说道，「蒋贵妃，蒋将军的府中人前来求见。」

我跟着侍从来到了后院，发现对方是我爹府上的管家。

管家见我前来，跪在地上请安，我屏退侍从，四下无人，我赶紧起身将老管家扶起来，「阿翁快请起，这里没有人，不必虚礼。」

「是。」管家从地上站起来，四下张望了一眼，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字条来，压低声音告诉我，「老爷怕出纰漏，所以让我前来给小姐送信，小姐当日所问之事，老爷能查到的，只有这么多。」

看样子是我爹查到关于刺杀的一些眉目。

「小姐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外泄，拉活的掮客冒了很大的风险。」

管家交代临走的时候交代了我一句，匆匆走了，我干净回到房间，抖开字条。

——年轻女子，京中口音，年逾十八。

这线索查不查有何分别？

队伍中加上我，三十多名女子，挨个排查得累死。

我将字条递到火盆边引燃，丢了进去，思量了一下，将阿嫣叫了过来。

阿嫣在洗衣服，被我找来的时候连袖子都没放下。

「怎么啦？」阿嫣用裙摆蹭了下手。

「帮我查件事，刺杀当天，哪个年轻女人离开了队伍。」

20.

要保证既不打草惊蛇，又能得到有效信息，调查就要花些精力。

直到流火节前夕，还剩十多个人没有调查，因为担心队伍中有内应，我只能亲力亲为。

那十多人都是殷姚的侍从，她本身就对我有偏见，光是想办法让她允许我调查，就让我有些头大。

阿嫣查了好几天，整个人都有些蔫，偶尔看着楼下吆喝着走过，卖流火节面具的商贩，眼神发直，语气空虚地问我，「小姐，我想吃冻葡萄……」

「查完了就出去买。」

我的注意力还在记录着女侍行踪的纸张上，那边阿嫣的声音仿佛随时都能哭出来，「小姐，让我去篝火宴，你估计也是骗我吧！说不定到时候你又不让我去了！」

「让你去，我怎会不让你去呢？」

阿嫣若是对一件事厌烦，绝对不会再做下去，我先稳住她，「明天去篝火宴的时候，冰葡萄一起买行不行？」

「你说的啊！要是当天再临时有事，我万万不会陪你去的！」

你也就嘴上说说不陪我，真有事儿不还是要陪我出去？

我心中如是想着，嘴里说得信誓旦旦，「我保证，明天不陪你出去的是傻子……成吗？」

阿嫣这才不情不愿地站起来走到桌边，跟我一起自己搜索起来。

研究那些女侍的行踪时，我心间忽生一计，明天是流火节，如果殷姚能够去付庭彦那里，或许我就有机会，调查她的女侍。

我丢下了阿嫣，赶紧出门去找付庭彦，时不我待，明天就是流火节，最后那十几个人必须全都盘出来。

到了沙州刺史的宅邸后，我有些佩服殷姚的坚定，每天经过这么多道筛查，依然要走到付庭彦的身边。

刺史家的女侍搜过我身后，我才捡起衣服穿好，快速走向付庭彦的住所，在门口却又被守卫拦住。

守卫看着我同盯上的发簪，说得很是耿直，「请贵妃取下发簪。」

一根发簪，或许都会成为武器，刺进付庭彦的喉咙。

我果断将发簪摘下，交到侍卫手中，嘱咐了一句「出来要还我」，披头散发地走进了门。

付庭彦住所的案卷文书，比在奉霖宫里的还要多。

刺史宅邸不比奉霖宫宽敞，那些文书有种快要将付庭彦淹没的错觉，我小心翼翼避过纸堆，向他说明来意。

「让她来做什么。」付庭彦言辞间带着点儿嫌弃，「裁个纸都能割手，让她来我这儿添乱？」

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与她听，付庭彦用一种很奇怪的表情看着我，「要杀我的人很多，根本查不完。」

杀他的人有多少我不管，但是这个说不定我能抓到，抓到一个，付庭彦就会安全一点。

付庭彦靠在桌边打量着我，「非查不可？」

我点头。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这是我能为你的事。」我毫不怯懦地回望，「我也想尽我所能。」

——保护你。

付庭彦忽然撇过了头，过了一会儿才将头转回来。

「你这么认真……」他顿了顿，复又掀起眼帘，嘴角弯起，「让我有些想亲你。」

付庭彦说我的要求要用一个亲吻交换。

本来就是保他的命，非要跟我谈条件。

最终他还是答应支走殷姚，沙州刺史已经准备好篝火宴，请付庭彦一同共度佳节，带上殷姚没有问题。

我总算能去盘问殷姚身边的宫人了。

欢喜之后，我又陷入忧愁，十多个宫人，盘问任务繁重，阿嫣的篝火宴，怕是去不成了。

回到驿站我说与阿嫣，调查多日的阿嫣终于崩溃，直接被我气哭。

「你怎能这样，你当我三岁孩子吗？说骗就骗！小姐你是傻子.....大傻子！」

「是是是，我是傻子，最傻的那种.....」

我自知理亏，也不敢看她，只要她肯帮忙，我当傻子也成。

驿站里，我的亲信也只有阿嫣了。

我等她哭完，软磨硬泡，好话说尽，阿嫣连个眼神都不愿给我，最终险些磨破嘴皮，阿嫣才极为不愿地答应了我。

付庭彦动作很快，当晚就给了殷姚圣旨，让她明日去陪驾。

殷姚的眉目间的喜悦，都被我尽收眼底。

流火节当日殷姚盛装离去，我与阿嫣说好，分开询问，加快速度，尽量在一天之内问完。

为了兼顾质量与效率，我一天水米未进，直到日光西沉。

驿馆外灯火渐次亮起，流火节的氛围在夜幕降临的这一刻彻底被点燃，街道之上人声鼎沸，黑夜里绽放烟火，照亮长空。

噩耗就是在这个时候传来的。

我尚在盘问宫人，驿馆内突然脚步纷乱，我闻声推门而出，楼下所有在驿馆的守卫，全部向外奔去，我随手拉住一个跑向楼下的守卫，问发生了何事。

守卫疾声回答：「皇上在朱雀大街遇袭！」

那守卫说完就向楼下狂奔，我的脑海有一瞬间的空白，接着冷意从四肢瞬间蔓延到胸口。

「阿嫣！」

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大喝一声。

没人回应。

我又连唤了几声，却将一位女侍引来。

「阿嫣呢？」我问她。

或许是我的表情太可怕，那女侍有些惧怕，怯声告诉我，「阿嫣说她审问有些累，去买冻葡萄了。」

「什么时候的事？」

「一个时辰前。」

恐惧像是一块巨石，猛然砸向我的天灵盖。

我双目发空，不禁伸出手来，想要抓住些什么，女侍见我情况不对，连忙托住我的手臂。

那碗粥只有她经过手，沙州城外我告诉了她付庭彦的营帐的位置，只有她知道我去了付庭彦的营帐，今日也只有她知道，付庭彦的动向。

而我从未怀疑过她。

短暂的窒息感过后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拨开了女侍的手，朝门外奔了出去。

我抢了门外守卫的马，朝着朱雀大街纵马飞驰，我不停地告诉自己——能赶得上，还有转机。

远远望去，朱雀大街浓烟滚滚，路口处，付庭彦乘坐的马车被汹涌的火舌舔舐，周边几处民宅也惨遭牵连。

空气中浮动着浓重的火药味，已经有百姓开始救火。

马匹惧火，说什么不肯再走，我果断弃马，朝着人群汇集跑去，马车附近站着几个侍卫，当中我见到个眼熟的，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袖。

「付庭彦呢？」

侍卫认出是我，听见我直接叫皇帝名讳，吓了一跳，接着恭敬回答：「贼人扔了火雷炸车，陛下带着明妃殿下跳了车。」

「我问你呢！」

我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。

侍卫告诉我，付庭彦不知所踪。

可殷姚还活着，只是摔断了手臂。

我让那侍卫带我去找殷姚，殷姚坐在临时找来的板凳上，满身泥灰，左手无力地耷拉着，神情呆滞，眼眶通红，似乎并没有从刚才的惊吓当中回过神。

「付庭彦还活着吗？」

殷姚却像痴了一般，双目失焦，空洞地看着某处，我早已没了耐心，捏住她的下巴，扳过她的脸，逼她望着我，「说话。」

她终于清醒了一些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，哆嗦着开口，「陛下还活着。」

「出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」

殷姚说的语无伦次，但我也听懂了个大概，她与付庭彦本是要去城楼上，从那里能够看见城内繁华风光，所以沙州刺史特地在那里设宴。

付庭彦的马车要通过朱雀大街才能到达沙州城正门。

经过朱雀大街时，迎面忽然迎来一支戏法班，也不知怎的，他们将一个带着流火面具的人托上了半空，对方纵身一跃，直接上了付庭彦的车驾之的车顶，从窗口扔进了火雷，殷姚只嗅到了一股浓烈的硝烟味，接着人直接被付庭彦拎着跃出了马车。

她的手臂磕在了地面上，下一秒身体陡然变沉，付庭彦的身躯压在她身上，接着就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。

殷姚被那爆破声震得头昏眼花，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身上的重量已经消失。

迷蒙间，她看到了付庭彦的鞋跟，向南而去。

我神经松弛了一瞬，接着又重新绷紧，如果付庭彦没有死，那么就一定要在对方之前，找到付庭彦。

身后忽然有人说道：「拜见蒋将军。」

我乍然回头，我爹带着人从人群中走来，看到他时，我登时眼眶滚烫。

「爹.....」

我有些哽咽，竭力吞咽了一下，生生将眼泪憋了回去。

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，还有事情在等着我。

「我听说了。」爹摁了摁我的肩膀，以示安慰，「怎么样。」

「还活着。」我平复了一下心绪，重新回归冷静，对他说道，「叫人关闭城门，全城搜捕阿嫣。」

不出所料，爹的表情也是一震。

我来不及解释，伸手拆了他身上的佩刀，他刚想阻拦，却已经被我摘了下来。

「你干什么？」

「救人。」

爹朝我断喝：「不行！」

「没人比我了解这座城。」

我爹陷入沉默，最终向我走来，将一枚鸣弹交到我手里。

「有事记得求援。」

他了解我，知道拦不住，所以便由着我去。

我应了一声，身影没入人潮中，向南奔跑，难过与焦灼，紧张与担忧，错综复杂的情绪像是毒药，在我四肢百骸里疯狂游走沸腾，我杀气腾腾地看前方的道路，手中紧握着我爹的长刀。

今天无论是谁，想要付庭彦的命，我都会削掉他的头。

21.

如果我是付庭彦，我会怎么做？

此刻我立在屋脊之上，看着街道上攒动的人流，南边有三座重要的建筑，距离由近到远分别是金佛寺、戍防营以及严泊书院。

自到沙州以来，付庭彦一直在打理军政，必然看过沙州舆图。

他的记忆力我曾经领教过，城内布防与建筑分布，只要留心，付庭彦就不会记错，朝南逃跑必有原因。

我的目光在纵横交错的街道上延伸。

混迹在人群之中逃跑才有可能，遇袭的路口距离金佛寺最近，流火节香客众多，那里会是一个脱身的好选择。

可是如果寻求保护的话，并不合适。

如果是为了换装出逃呢？

我的脑海中忽然划过此般想法。

付庭彦身上的衣物价值不菲，置身人群极为显眼，脱身不易，在人流众多的地方为自己争取时间，换装去戍防营求救最为合理。

按照成年男子的脚程，付庭彦现在应该已经在通往戍防营的路上。

因为付庭彦的遇袭，街面上几乎都有卫兵搜寻，我看到了一支当地士兵的队列，纵身跃下屋檐，将我爹的印鉴给对方看，士兵当即了然。

我不能保证我的推测一定正确，所以告诉那士兵，派人去金佛寺搜人，另外再找一队卫兵，前往里之春街搜寻。

之春街是我知道，通向戍放营最近的路。

我交代完，朝着之春街的方向飞奔，心提在半空，希望自己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我期盼着，能猜中付庭彦的选择。

在之春街的尽头看到人群时，我知道我赌对了。

知春路的尽头有一口枯井，当年有道士云游路过，说这口井影响沙州风水，于是被城中百姓用填平，五个耍戏人装扮的男人围在井口，其中一人作势想要下井。

既然是来杀人的，目标没死才会追逐，所以才会下井。

我拿出鸣弹引燃，鸣弹发出尖利的声响，窜上半空，炸出一朵明亮的红光。

杀手们听见声响，不约而同转过身，我向他们走去，长刀在暗夜中发出沙哑的吟咏，缓缓出鞘。

他们见到我独身一人，相互看了一眼，其中一人最终不耐烦地向我走来。

某处角落里，忽然传来一道声音。

「别小瞧她，她的刀快得很。」

话音刚落，杀手们面色一沉，戏谑的表情褪去，纷纷亮出了手中的刀刃，向我而来。

刀影向我袭来时，我的内心前所未有的坚定，鲜血与寒光交叠，惨叫与白刃相接，我的感官在战斗中被无限放大，杀手们在我的眼中如同置身水底，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沉滞。

这是我与父亲学刀以来，第一次拥有这样的感觉，早年间我爹教我时，曾告诉我，持刀者不能疑，疑则败北。

我信了自己，信我自己手中的刀，信我能干掉对面比我健壮的五个男人。

信我能救付庭彦。

当最后一个人被我割开了喉管，我早已筋疲力竭，余光却瞥见一抹披着斗篷的身影，朝着井口冲过去。

对方头上的兜帽都被气流掀开，夜色中黑发倾覆，一张熟悉的侧脸暴露在空气中。

我的目光陡然一紧，迅速反手持刀，扬起手臂，以刀为枪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掷了出去。

阿嫣冲过去时也是孤注一掷，所以速度极快，她根本躲不开这瞬息而至的长刀，那一刀直接从她侧腹擦过，血渍喷薄，刀的惯性带着她直接从井沿栽到地上。

我起身便追，阿嫣见势不妙，捂着伤口匆忙爬起，折身逃进了浓浓的夜色中，我跑了两步终于体力不支，踉跄着跪倒。

阿嫣的身影已经看不见了。

我回头望向那口枯井，手脚并用地爬过去，扒住井口向下看去。

付庭彦一身破旧衣衫，卧在井底，人已经没了意识。

我咬着牙，扶着井口站起身，毫不犹豫跳了下去。

22.

虽是枯井，但井底湿寒，浓重的潮气从地下往上涌。

我实在没有余力，整个人直接是摔进井底的，一时间眼前金星乱舞。

当闻到井底浓烈的血气时，我又瞬间清醒。

我爬过去将人扶起，付庭彦身上有两处刀伤，最凶险的在肩头，位置稍微歪一点，就会切到脖颈。

关心则乱，我心脏狂跳，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沿着他的侧颈摁下去。

感受到那细微的脉动时，我内心涌出一阵狂喜，解开自己的衣衫，将干净的里衣撕成条，为他包扎好，然后将他拢在怀里。

付庭彦失血过多，血迹浸透了半幅衣领，四肢冰凉，我伸出手揉搓着他的手掌，不断与他说话，试图将他唤醒。

耳边似乎听见了一声细微的呢喃，我瞬间屏住了呼吸，过了一会儿，付庭彦虚弱的声音传来，「蒋暮？」

我应了一声，嗓音抑制不住地微微颤抖，付庭彦的喉咙动了一下，极为难受地拧了一下眉，「我还活着？」

「你命大，有我来救你。」

我压住胸腔内上涌的酸涩，慢慢说给他听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你可不能死啊。

付庭彦「嗯」了一声，声音里含着困倦，「我有些累，先睡一会儿.....」

我环绕在他身前的手向上移，不断拍着他的脸，「你别睡，这里太黑了，你跟我说说话，我们一起等救兵好不好？」

「说什么？」

我想起什么说什么，「在宫里你给我的那份文书，上面有个一条待定，那是什么意思？」

付庭彦怔了一下，极慢地笑了起来，伸手回握住我搁在他脸庞上的手，「当时还差一条没有想好，所以留条后路。」

当时的我一直觉得付庭彦心机深重，这条莫名的规矩一定别有深意，却没想竟如此简单。

「为了躲追杀，我跑了好几条街。」他叹了口气，捏了下我的手掌，「让我睡一会儿。」

我捧着他的脸，那些过去被我极力隐藏的情绪，在生死面前不留余地，全部倾泻而出，付庭彦被我抬起头，视线与我相迎，我微敛双目，低头朝着付庭彦的唇边，轻柔地印了下去。

「不要睡，你和我聊聊天。」我哄着他，「再等一会儿，援兵就到了。」

付庭彦先是没动，而后缓缓张开眼帘，单薄的神识里终于回了几分神，半开玩笑地对我说道，「我时间宝贵，一个吻不够.....」

发丝从肩头滑落，落到付庭彦的脸侧，我低下头又亲了第二下，第三下，付庭彦的鼻息间传来清晰地笑意，有不小心牵扯了伤口，闷哼出声。

我担心他再有什么问题，赶紧抬头，摁住他肩上的伤口。

痛感稍褪，他才低声开口，「想不想知道，为什么你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变成蒋贵妃？」

付庭彦说十八岁的时候就认识了我，只是我不知道罢了。

先帝在位时便想要打通西域的商路，于是派兵驱逐匈奴。

当时付庭彦身为世子，根基浅薄，根本不是孙太妃的对手，被孙太妃下套设计到了沙州监军。

路途遥远，不知要生多少事端，孙太妃早就动了想要弄死世子的心思，路上的凶险程度，可想而知。

前往沙州时，为了保证安全，付庭彦私下与身边的亲信交换了身份，自己假扮文官前往沙州。

一路上相安无事，谁知刚进到沙州地界，便遇到了流寇。

没人分得出那流寇是真是假，他们熟悉地形，加上准备充分，护送付庭彦的队伍几乎被流寇杀光，最后只剩下假扮自己的亲

信，还有几个拼死抵抗的卫兵。

付庭彦望着那群流寇在身后策马追逐，绝望又愤恨，似乎无论怎么做，自己的命运都握在别人手上，他亲眼看着流寇手中的刀朝自己挥来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斜刺里忽然闯进一道人影，那人骑着匹通身乌黑的番马，个头娇小，手上的长刀却运用如飞，她三两下挑开对方的刀刃，对方的武器直接飞进了灌木丛里。

那是付庭彦第一次见到我，当时我跟着城内的军队，前来驱逐追捕流寇，并未将扮作文官的付庭彦放在心上，接着纵马去救他的亲信。

付庭彦被军队带进了城后，依然没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让所有人都以为眼前的亲信是真正的世子。

虽然我并没有什么印象，但付庭彦说，因为当时自己假扮文官，所以与我接触机会良多，那时的我明艳活泼，眉眼间灵动飞扬，是他在京中从未见过的姑娘。

我当时少不更事，反倒对假世子颇为上心，那时的付庭彦在先帝的忽视与孙太妃的打压下，活得如履薄冰，周身裹着戾气，稍有不慎就会刺得人遍体鳞伤。

他对我最开始的那些好感，在我对假世子的好奇中消磨干净，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，付庭彦狠狠刺激了我一把。

当时付庭彦正在水池边洗笔，白日里假世子接下的文书工作，夜间都要由他这个真世子亲自完成。

而趁这功夫，我来到了他身边，以闲聊为借口，趁机打听那位假世子，付庭彦那时内心满是厌恶，狠狠用话蛰我，「一只沙州的草鸡，还想入世子的床帏，你是没睡醒吗？」

付庭彦本以为，话语尖锐如此，脸皮再厚也有些受不了，谁知我惊诧地看他一眼告诉他，世子老婆那么多，我可不稀罕做小，不过是因为世子从京中而来，那样金贵的人，一定有许多有趣的故事。

他听完哑然，如果知道她想象中的世子，连活着都需要看别人的脸色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。

可能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不太好说话，于是没有在和他说下去，付庭彦面无表情地继续洗笔，忽地将毛笔悉数丢进了池子里。

他也不知道是气我还是气自己，暴戾与无望在体内乱窜，足够令他失去理智。

在沙州监军三个月，真世子时常陪着假世子去校场，总是能看到一道少女的影子在校场往来。

付庭彦认识，可假世子不知，问身边的都尉，那女子是何人。

都尉回答，沙州守将蒋将军之女——蒋暮。

那都尉还说了些那姑娘的其他，付庭彦不知为何，竟然全都记在了心里。

蒋暮出身将门，文武兼备，偶尔军中需要人手帮忙，也经常叫她，当时在沙州城外救下世子，也有蒋暮一份功劳，别看她身材娇弱，一手刀法颇得蒋将军亲传。

校场之上，女子正在帮别人训刚送来的一批番马，她骑在马背上，无论那马如何奔跑扬踢，都无法将她从背上甩脱。

少女的眼睛闪闪发亮，兴奋地笑着。

付庭彦莫名想起多日前，水池边上蒋暮对自己说过的话。

——世子老婆那么多，我可不稀罕做小。

付庭彦最终平安地在沙州完成了监军的任务，准备离开沙州时，已是深秋。

临行前，付庭彦正在收拾行装，没有料到我会来找他。

也不算是为他而来，为的是那位假世子，我特地挑了一支做工精良的匕首作为送别礼，托他交给假世子。

付庭彦看着那匕首，心情不是很好，冷冷回应，「世子殿下不喜欢兵器。」

他见我的眉眼垮下去，自己也不知为何，又加了一句，「可殿下喜好收集金玉。」

当时，我沉吟着「金玉」二字琢磨了一会儿，灵光一闪，将头上的那只振翅欲飞的鹰形金簪摘了下来，拉过他的手，塞进了他的手掌心。

「那劳烦将这个转交给世子殿下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」

院内有客来访，听声音似乎是蒋将军，付庭彦听闻心中一震，也不知道亲信能不能应对。

谁知我那时比他还要慌，急急丢下一句「你一定要送到啊」，转身就跑没了影。

付庭彦想叫住我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他当时握着那金簪，心绪莫名。

他不知我是否了解过京中风俗，在京中，若有女子将贴身信物送与男子，便是私定终身。

23.

我没想到，与付庭彦之间的纠葛，在我少年时，在这片土地上，已经开始了。

我轻轻拂过他冰冷的面颊，轻声问他，「你记得这么清楚，我为何都记不太清？」

「大体是你当时脑子里都是我那位亲信吧。」

「可是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忘记了，如果你当时离我再近一点，我一定会记住你的脸，像如今这般。」

「我就知道，你当时惦记的是我身家。」

他笑着说，可是声音却越来越轻，我终是笑不出来，望着他鼻息间呼吸，白气稀薄，我一颗心仿佛被人攥在手心，不禁将人拥得更紧了一些，无助地抬头冲着井口大声呼救，回荡的呼喊在井底萦绕，震耳欲聋，付庭彦终于被我的呼救吵得皱了下眉，我低头看着他，连声音都带着颤抖，不断地告诉他不要睡。

井底的时间仿佛凝滞，我就这样不断说着话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，有一瞬间我以为产生了错觉，当我听见熟悉的胄甲摩挲的声音时，瞬间眼眶灼热，朝着井口大声呼唤。

「我在这儿！」

士兵们终于寻着声音找到井口，我的眼泪在这一刻夺眶而出，怀中人虽然面色苍白如纸，但是还有呼吸，士兵们将他抬出井口后，我沿着绳索迅速翻了上去，跟上了带走付庭彦的队伍。

他们找了沙州城最好的大夫，刺史府邸中的灯火一直燃着，我坐在付庭彦房间前的石桌上，望着映在窗纸上来回的人，双手止不住地颤抖。

恍惚中，有人摁住了我的手，我一惊，懵然抬头，父亲站在我身边，不知道是否曾立在暗处，观望了我许久，我望向他的那

一刻，他纹路横生的眼睛中，含着难言的心痛。

他并不擅长倾诉，摁住我颤抖的手，却十分用力。

我勉力朝他笑笑，「派人去抓阿嫣了么？」

「已经派重兵全城缉捕，这几天就会有结果。」

我「嗯」了一声，「她受了伤，跑不了多远。」

「去歇一歇吧。」他终是不忍心，「后面的事，由我们来.....」

「在井底的时候，他浑身都是冷的，流了好多的血。」我直直望着那道房间里重叠的人影，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恐惧，僵硬着转过头，想从父亲的眼睛里得到答案，「付庭彦要是醒不过来，我该怎么办？」

深夜的北风虽冷，却抵不过我从骨子里涌出深深的寒意，从深宫到沙州，我不长心般活了这么久，终于看清了真心，却要在这里与对方告别。

如果是玩笑，这一点也不好笑。

24.

付庭彦还是争气的，医者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，天都亮了。

据医者讲，付庭彦命是救回来了，但是因为之前操劳过度，身体底子不好，遇刺之后失血过多，伤口外邪入侵，想要醒来，还要等些时日。

具体等多久，医者没敢说。

白我走进付庭彦的房间，空气中还漂浮着血气，昨日的凶险还历历在目，付庭彦闭目沉睡，苍白的脸衬得纤长的眼睫漆黑如羽。

刺杀皇帝是重案，皇帝昏迷不醒，沙州士兵们的办事效率也比往日还要快。

那是付庭彦尚未苏醒的第三个清晨，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给他擦手，侍卫是父亲派来的。

毕竟自幼便生活在一起，即使是背叛，也终究要有告别。

城中有孩童玩耍时，发现了阿嫣。

阿嫣当时躲在城西一处废弃的沟渠里，身上带血，缩在沟渠的背风处，身上浓重的气味掩不住血腥。

打理好付庭彦之后，我前去了沙州地牢，据守卫透露说，她的伤口溃烂，情况危急，暂时不敢刑讯，医者正为她诊治。

沙州的地牢里，无尽的风顺着入口涌出来，阿嫣被安置在死牢的尽头，隔着手臂粗的栏杆望过去，她手脚捆着镣铐，弓着脊梁，背对着我坐下，因为呼吸艰难，后背缓慢起伏着。

阿嫣听见声音，只是微微侧脸，虚弱的脸上扯出一抹笑，「到底还是来了。」

身后的守卫走上前，为我打开牢门，阿嫣监牢外的头顶上，有块换气用的天窗，光线只能照到牢内的一半区域。

我立于那一半的光里，看着坐在阴影中的阿嫣，她艰难缓慢地站起身，走到明暗交界处。

当夜的刺杀中，与那些人对战时，我早已发现，对手使的并不是中原身法，而我爹常年与异族胡人打交道，我耳濡目染，也了解不少。

所以在交手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，对方是匈奴人。

我问她，你与我爹相遇的那一天，是意外还是计划。

阿嫣说，是计划。

我爹当年在沙州训练的军队，几乎能将匈奴骑兵摁在地上打，加上匈奴那年遭遇大旱，草料不足，如果作战，补给完全跟不上，于是他们想去刺杀我父亲。

守将一死，军中大乱，匈奴必然能够支撑到下一个冬天。

阿嫣是匈奴部落中的公主，年纪虽小但也肩负责任，面对部落的生死攸关，大可汗决定将阿嫣送到沙州守将的身边。

一个软弱无力的孩子，最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。

临走之前，阿嫣遭了一顿打，浑身是血走了很久，在预计的路线上，遇到了我的父亲。

本是为了隐藏在府内，找机会杀守将，却未曾想到，我竟然准备入宫。

于是大可汗改变了主意，杀一个守将，不如杀一个皇帝。

「在宫中，如果那碗粥你不喝，或许就可以直接栽赃嫁祸给尚食宫的侍人，左右那个人都要去死。」阿嫣的声音在地牢中响起，波澜不惊地抬头看向我，「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相遇。」

「这么多年，都未曾改变过你的决心。」

「那是我的故里，那里有我的父母与族人。」阿嫣的眼睛弯了弯，流光自眼底划过，「我们之间终有一战，只是匈奴还需要一些成长的时间，我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争取时间。」

我的声音有些哽，却依然想得到个答案，「那我呢？」

阿嫣的脊背绷紧，静默了一会儿，终于开口，「对不起，小姐。」

后来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嫣，至于她是哪位匈奴首领的公主，也不再需要答案。

沙州给予了我一切，可同样是在这里，我即将失去两个最重要的人。

25.

医者每天来看付庭彦的情况，他呼吸顺畅，脉象平和，可迟迟不肯睁眼，我权当他这几年太累，需要补一个漫长的睡眠。

等到醒来时，依然是那个温柔又铁血的君王。

也是我的君王。

几日后，阿嫣在牢中咬舌自尽，我带着东西前来收敛她的尸首，阿嫣侧身倒在地上，发丝纷乱地掩住了脸，手臂枕在头底下，唇间下颌都是血沫。她的表情安详得像是陷入长眠，不知她可曾梦到了故乡的青青牧草，和旧人的笑颜。

「你死了，还要我这个敌人收尸。」我蹲下身，用手打理着阿嫣的头发，用从前一样的语气，对着她聊天，「你的族人可还记得你？若是不记得，我要让你睡在哪儿呢，阿嫣？」

外面的人在等待，直到我整理完阿嫣的遗容才进来。

两个侍者抖开白布，轻飘飘地落在阿嫣身上。

阿嫣的尸首被挪走，那块地面空出来，我才留意到，在阿嫣手下的那块地面，刨出了很干净的一块。

我走近去看，那块空地上，粗劣地写着两个字。

阿嫣。

这是她刚来我身边时，我给她的名字。

也是她学会写的第一个词。

我抬头看向天窗，眨了下眼睛，任由泪水划过眼角，没入鬓间。

她的尸骨被我埋到了沙州城外的一座土丘上，那里只有她一座孤坟。

从这里能够看见宽广无垠的天际线，阿嫣或许能够眺望到她的家乡。

我没有给她刻碑，阿嫣真正的名字，至死都没有告诉我。

而我给她的名字 被她用指尖刻在监牢的地上，还给了我。

我在墓前放下一份出城前买的冻葡萄，招魂幡在她的墓前飘荡，幡尾向着匈奴草原的方向，起伏飞扬。

为了阿嫣的后事，我在城内外跑了一天，强打起精神回到刺史府看顾付庭彦，一进院里，就看见在院中徘徊的殷姚。

笨重的夹板吊在她的脖子上，压塌了她的肩膀，见到我来，她的目光闪烁了一下，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。

可我却不想沉默。

我走到她面前，这个时候，如果再用那套宫里的虚势，没有必要。

但凡殷姚聪明一点，都会明白我的意图。

「你得离开。」

殷姚似乎没预料到我会这么直接，神情失落又不甘，「为何我不可以，为何非得是你。」

她自己心里也明白，这番话不过是求而不得的气话。

「以后这样的事情只多不少，如今大军已经开始攻打匈奴，日后甚至还会有披甲上阵，深入前线.....你什么都做不了。」我还是将她最不想听的事情说了出来，「回去能活着，皇后与命相比，那么重要么？」

殷姚绷紧的情绪一寸一寸垮下去，漂亮的眉目垂下，缄默地伫立了一会儿，最终同意打道回京。

她是个聪明人，即便内心千万不甘，也会权衡利弊，做最正确的选择。

见她渐渐走远，我才回身朝屋内走去，医者却从付庭彦的房间里走出来。

我吓了一跳，说话间我竟一直都没有察觉到，屋内还有别人。

医者走到我面前，跟我施礼问安，然后提着药箱，一声不吭地走了。

不对劲。

往日这医者见到我都会与我说两句付庭彦的病情，今日为何什么都没有讲？

我的心弦倏地绷紧，寒意瞬间炸裂，我惶然回身，推开房门，冲进屋中。

床上，付庭彦靠在枕头上，听见声响，眼神飘过来，苍白的嘴唇弯了些弧度。

「你就能披甲上阵，深入前线？」

付庭彦的声音虚弱，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裂，我连呼吸都屏住，不敢置信地站在厅中。

我生怕这是幻觉。

直到他向我缓缓伸出手，凝固的时间才重新流动。

我脚步轻慢地走到他的身边，回握住那只手。

「我能不能，你不是都领教过吗？哪一次不是我救你？」

话一出口，我的声音有些哽咽，这几日过得像是几十年一般长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眼前人能够活下来。

说着说着我哭了出来，哭了一会儿，又笑了出来。

付庭彦的眼底，温柔得能沁出水来，他想要从我的手掌间抽出手，拭去我眼眶的泪水，却被我死死攥住。

我不想再放手了。

26.

前方传来军报，杜将军带着五千兵马在藏市原与匈奴展开血战，寡不敌众，虽拼死御敌，还是被匈奴大军围困。

付庭彦未苏醒时，城内军务都是由我父亲与其他将领共同操持，如今付庭彦刚醒就遇到如此紧急的军务，众人不知是否该回禀圣体虚弱的帝王，于是只好聚在一起，热锅蚂蚁一样围在付庭彦住所门口，一脸焦灼。

我在他的房间里，替他穿上最后一件外衫，直到他对我说「让他们进来」，才走出门去。

他重伤在身，连饮食穿衣都需要帮扶，却还是挣扎着起身，会见众守将。

我没有劝他休息，这是他应该去做的事情，如果他休息，没有人能够替代他。

守将们鱼贯而入，付庭彦屋内的方桌上，已经放好藏市原的舆图与纸笔，付庭彦独坐在方桌后，额间隐隐渗出冷汗，众人围绕着是否营救杜将军的军队产生分歧，从晨间一直商议到中午。

最终由付庭彦敲定，由我父亲带兵救援杜将军的队伍。

杜将军的人马虽然被围困，但是好在位置在藏市原的咽喉，易守难攻，匈奴眼下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活活将杜将军的人马困死，直到水米消耗殆尽。

救援拖得越久越不利。

而如果此时增员人马一到，局势就会逆转，运气好的话，还能够拿下整个藏市原。

我父亲领命而去，今日整顿，明日前去藏市原支援。

一屋子乌泱泱的人散去，敞开的大门外，凛冽的北风涌进室内。

我过去关上门，身后付庭彦的咳嗽声重重响起，我不禁回身，付庭彦捂着嘴唇，低下头，眉头拧作一团。

经过衣架时我取下一件大氅，小心翼翼披在他的肩头，以免压到他的伤口，可他还是几不可闻地闷哼了一声。

「身体已经很差了，万万不能再感冒。」

他终是止住了咳嗽，却未抬头，闷声说了句「倒杯水给我」。

我依言起身为他倒了杯水，递给他时，他用绢布蹭了两下捂嘴的手掌，揣进袖中，这才接过我递过来的水，一饮而尽。

付庭彦有所缓解，这才轻声问我，「殷姚什么时候走？」

「也就这两天。」我正收拾着桌上的零碎，手上微顿，「你要送她吗？」

他的声音中带着调笑的意味，「吃醋了？」

「倒不是。」我耷拉着眼皮，直起身慢条斯理地卷起舆图，「你是祸端，殷姚如果见到你，万一又不愿走了怎么办？」

「我看你倒是迫不及待让她走。」

听他说完，我回过味儿来，诚然我确实有一点点不愿意，但这也不是我让她离开的主要原因啊。

我挑了下眉梢，眼睛里多了些意味深长，扫向付庭彦，「那成，我这就去告诉殷姚留下，届时再送了命，别怪我没提醒她。」

说着我拎着东西朝门口走去，快到门口，也未见付庭彦叫住我。

我实在忍不住，终于回过头来，望了他一眼。

对方明亮的眼瞳中沾着几分狡黠，「怎么不走了？」

「你怎么不留我？」

「你若真想去，我一句话留得住？」

「你不留我，怎知留不住我？」

付庭彦有些哭笑不得，清清嗓子对我说道：「蒋暮，咱们还是回来吧.....」

我果断地折了回去。

付庭彦有些无奈地看着我走过来，我用指尖戳了戳他的脸，「有些时候，跟我说说软话，比威胁有用得多，但凡你哄我几句好听的，我就听了。」

我腰间一紧，付庭彦极其自然地揽过我的腰身，轻柔又认真地在在我身前开口。

「那就一直呆在我身边吧。」

「这句话应该我对你说。」我伸手扶了下贴在我肋间的额头，心间泛起阵阵酸涩，「我花了好大力气救你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.....」

27.

父亲走的时候我没去送他。

而与我父亲一同出发的，还有殷姚的队伍。

我并不擅长告别，那天早上我站在城墙上，遥望着两只方向相反的长队，在荒芜的土地上如同两道蜿蜒的线，最终消失在土地绵延的尽头。

藏市原一战足足打了半个月，付庭彦的房间里守将与信使不断出入，战事惨烈，偶尔前来的信使身上沾着泥血，脸上聚拢着化不开的胆战心惊。

从那时起，付庭彦没再让我在他的身边帮忙，倒是沙州的那位杏林圣手，来得格外勤快。

我担心付庭彦的身体出什么状况，终于在一个午后，拽住了匆匆而来的医者。

那医者提着个大箱子，喘得像拉风箱，呼哧呼哧，嘴边的长须都被呼吸掀起来。

「贵妃这是？」医者冲得太快，被我拽得歪了一下，回过头时有些懵然。

我问他是不是付庭彦出了什么状况，对方闻言朝我咧嘴笑起来，「贵妃多虑，只是皇上因为最近一直操劳军政，自己也担心身体跟不上，于是特意让我每日前来检查一下脉象。」

我盯着医者的胖脸，恭顺祥和，一副做买卖的好面相，没在他身上留意到说谎的痕迹，我才放开他的衣袖。

医者却没有走，低头打开箱子，在里面掏了一会儿，拿出两份纸包来，递给了我，「这是我给陛下开的补药，陛下说这东西交给您就成，早晚各一副，您看……」

他的手搁在半空中，我垂目打量了一眼那药包，才伸手接过，医者朝我施礼，转身走进付庭彦的房间。

自那天后，付庭彦开始安排给我的事情渐渐多了起来，原来我能在他的院门前溜一圈，如今我被付庭彦支使得满城跑。

直到我父亲大捷的讯息传来，我还在厨房给付庭彦煎药，付庭彦特意派人前来通知我。

欢喜抑制不住，从心间喷涌而出，我直接将手中的蒲扇塞到传话之人的手上，不顾一切地朝外跑去。

寒风带走了我的体温，奔腾着灌进鼻腔，我的手脚迅速冷下来，接着没有了知觉。

却无法阻挡我朝着付庭彦的方向，狂奔而来。

正是中午，这个时候没有人来找付庭彦说事情，我压制着内心的澎湃，推开了付庭彦的屋门。

屋中人端坐在桌案前，似乎料到我会前来，脸上没有一丝惊讶。

我赶紧关上门，朝着他走过去，我一路跑过来，冬风吹得我两片嘴唇都有些不听使唤。

我艰难张嘴，声音有些虚，「赢了？」

「大捷，你爹虎狼之师，救下杜将军，占了藏市原，从今往后，那里便是我朝子民的草场。」

他的声音舒心明朗，我能感受到他的喜悦，被他的情绪带动，我拍了一下桌子，大叫一声「漂亮」，喜不自胜地拥抱住了付庭彦，能听见他有力的心跳，在耳边回荡。

付庭彦回手揽住了我，叹了一口气，我的头顶上传来他低沉的絮语，像是再说给我听，又像是在说给他自己。

「天下与至爱，不能割让一分一毫。」

那时我心中还在腹诽着，天下你最大，你怒诸侯惧，庇佑天下息，又有谁会与你争？

我算漏了一件，他唯独争不过天命。

藏原市之战，我爹威名震慑匈奴铁骑，付庭彦与众将商议，决定乘胜追击，从嘉峪关又调遣一万兵马，誓要踏开通往西域的关口。

一场胜仗，足以鼓舞士气，三路军马汇合，势如破竹，拿下刺卑、未升、荒冲三地，并入我朝版图，从今以后，我朝使节终于能够安全前往西域与邻邦交涉。

三月过后，爹带兵回城，如果除去被刀背磕掉的板牙不算，也算是囫圇个儿回来。

所有人又迎来了一个春天。

沙州城内桃树众多，春风骤起，吹卷满树落英，散落一城花雨。

我爹成了别人口中的英雄，迎着漫天花雨，呲着漏风的门牙，冲着前来相迎的百姓笑出一脸褶子。

城内，付庭彦早备好洗尘宴，我换上一身月白色的衣裙，与父亲一同赴宴。

宴席选在一处阁楼，众臣围坐，美酒珍馐，胡姬伴舞，阁楼之中歌舞升平，仿佛要享尽人间欢愉。

对于付庭彦而言，这一天他等待得太辛苦，不是因为这场战的全胜，而是因为这是在从先帝手里接过这座江山，仅凭一己之力扳倒所有外戚与权臣之后，付庭彦完成的第一件事。

也是先帝想完成，却未完成的事。

隔着摇曳的烛光，我望向那些交映在觥筹间模糊的笑脸，对付庭彦说，「你会成为一位明君的。」

身边的人动了动，漆黑的眼底倒映着我的脸，「你就这么肯定？」

我晃着手里的杯，「嗯」了一声。

「你是我的人，我自然知道。」

他失笑，将手伸到我跟前，拿去了我手中的杯，「你喝多了。」

「你旧伤刚好，不能喝。」

我正与付庭彦争夺酒杯，余光瞥见一个大臣走了过来，说什么我没理解，唯独敬酒二字我听得真切。

接着我的注意力便从酒杯移到那人的脸上，眉眼冷下来，「喝什么喝？那么长的刀砍脖子上，你要是刚好，你会饮酒？再敢来.....」

我后面的话还没说完，身侧的付庭彦猛然咳嗽出声，我都来不及回过头，只觉一些温热的濡湿感喷溅到了我的脸侧与颈间。

怔愣间，我伸出手指摸了一把。

指腹间一片鲜红，月白色的衣裙被鲜血浸红。

身上的温度一点点冷下去，等我找回了呼吸，才敢慢慢抬起头，看向付庭彦。

他的口鼻处尽是鲜血，眼皮勉力撑着，仿佛随时都会倒下去。

我张了张口，终于能发出了声音。

「付庭彦？」

他竭力抬起眼皮望了我一眼，接着人就没了意识，倒进我的怀里。

28.

众目睽睽之下，付庭彦倒在了我怀里，我无力地用手捧住他被血浸透的下颌，周遭的嘈杂全部被我摒弃，耳边萦绕着之前对他说过的话。

——我花了好大力气救你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。

混乱间我被人扶起来，几位大臣将昏迷不醒的付庭彦扶起来朝外走，却又突然被我叫住。

我知道，我现在脸上的表情好不到哪里去，「你们是想就这样告诉世人皇帝暴病？」

大臣们反应过来，大战刚过，皇帝就突发恶疾，若传出去，不仅是匈奴，京中也会乱套。

毕竟所有人都没有计划，万一皇上死了，该当如何。

我控制住了所有在场的人，让人整理好付庭彦，假借醉酒的名义，让人带着付庭彦乘车离开。

除了付庭彦的亲信和我爹，没有让任何人跟随。

付庭彦被人安置在床上，面色惨白，另一边我已经派人去城内，找给付庭彦治病的医者。

那医者被临时从被窝里掏出来，只来得及穿好衣服，散着头发便跟着人前来。

我站在床边瞪着他切脉，目光险些将医者的面皮盯穿，直到医者沉默着放下付庭彦的手腕。

「怎么样？」

我急切：「他还好吗？」

医者从床边起身，从始至终没敢看我，对着我施了一礼，「贵妃自小生活在沙州城，小人治病手段贵妃是知道的，陛下积劳成疾绝对不是一年半载，心思焦虑加上之前身体受创，能支撑到现在，实属不易。」

「说人话！」我呼吸不稳，心潮翻涌，「他是快要死了吗？」

「如果回到京中静养，调养之下或许还能活上三年五载。」医者见我动怒，那些不敢说出口的真相全都说了出来，「若是一直这样下去，最多半年。」

孙太妃没能杀他，权臣没能扳倒他，就连匈奴的刺杀也没能带走他的性命，怎么突然就只剩半年的光阴？

我伸手握住了医者的衣襟，眼中蓄着不愿接受真相的倔强，咬着牙问他，「我不在的这段日子，不都是你在看顾他吗？诊脉像，喝补药，怎会不知道实情？为何直到今日才说！」

愤怒与悲恸含混这着直冲灵台，我猛然扣住了医者的脖颈，医者大骇，掐着声音哭嚷，「贵妃，不是我不告诉您，是陛下他不让说！战事那么紧张，怎容陛下休息，找我来的确是为了以防万一……防的就是陛下撑不住忽然猝死！小人没有骗您，不然您想想，为何那些天，您都被陛下支使出去？」

那些真相我怎会不知，只是从他人口中说出来，自己才会接受。

我缓缓松开医者的脖子，医者死里逃生般松了口气，立即退到一边，沉默得像立在墙边的一道影子，我没有心思理他，走到床边缓缓坐下，伸手抚上他的脸。

原来，当人知道事情没有转机，心生绝望之际，是哭不出来的，会哭是因为我们知道还有转机，还有回寰的余地。

那时付庭彦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了吧？可他还能那样温柔，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，与我说出那样的话。

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是为给你送终吗？」

我看着那张线条硬朗，眉目英挺的脸，轻笑出声。

「你们一个个.....阿嫣是，你亦是。」

这是我在沙州度过的最长的一个夜晚，长到仿佛永远看不到尽头，桌边的烛火长明，橘光摇曳，直到完整的火烛烧到了底。

室内骤暗。

侍者推门而入，问我，贵妃您去休息一下吧，不要累垮了身体。

侍者不敢靠前，我坐在床边，脊梁挺得笔直，转头看过去的时候，能感觉到骨骼细微的呻吟。

「去取烛火来，再将那医者叫来。」

29.

我告诉医者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都要让付庭彦醒过来，医者依言治病，外用针灸药浴，内服散剂汤药，折腾了几日，总算让付庭彦掀开眼皮。

他被耗干了元气，不太精神，腰身却依然端得笔直。

付庭彦总是这样，即便再羸弱无力，坐卧依然笔挺端正，他仅着一身中衣，发髻松散，几缕碎发自发带中垂下，搭在眼前肩侧。

他双手抚在膝间，看向我那一刻，眼底狠狠缩了一下，锋利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向我伸出手掌。

「过来。」

伤心与悲恸，愤怒与不甘，搅作一团，逼得我胸腔内仿佛要炸开。

我终是没有走向他，他滞了一瞬，脸上的失落攀上来，付庭彦垂下手，目光沉静深幽。

相隔不过几步距离，而付庭彦那样的眼眸，却让我觉得他早已身在彼岸。

「你就不该招惹我。」

我伸手拂了下眼眶，垂下了头，泪珠悉数砸进地毯上，瞬间不见了踪迹，「我终于喜欢上了你，你却要死了.....开什么玩笑？」

对面床边布料摩挲了一阵，接着传来细微的脚步声。

花纹繁复的地摊上，出现一双筋脉分明的脚掌，指甲圆润，肌肤之下青色的脉络隐现。

我不肯抬头，如今的付庭彦比我脆弱，我不愿让他见到我这副惨然的哭相。

头顶上传来一声叹息，接着有手从我肋下穿过，扣在后背，极轻地一带，将我揽了过来。

我的额头抵在付庭彦衣襟松散的胸口，鼻息间飘散着药草苦涩的气泽，他刚醒不久，声音中还透着疲惫的沙哑。

「我若真的死了，你该怎么办？」

我听见这话时，仿佛有冰河奔腾着从心中穿行，带走了我所有的热度，浑身的血液都随着这句话逐渐冷下去。

只因我从未想过，没有付庭彦的日子。

我想抬头看他，又忽然被他摁住脑袋，扣在怀里。

付庭彦不容我挣扎，唇齿贴近我的耳畔，轻声说道：「我说过，你在我这里，永远都有选择。」

他的嗓音带着几不可闻的轻颤。

「一，留在沙州，重新生活，没有束缚与争斗，自由自在地生活。二，与我回宫，我一死，你便没有了依靠，之后你要面对的，只会让你死在深宫。」

我的手抵住他的胸膛，拉开了些距离，重视抬起头来望着，不闪不避。

「我选二。」

他搁在我腰间的手渐渐收紧，浓烈的情绪涌上眼眸，却又在下一刻沉沉合上眼。

「你应该选一。」他的言辞有些冷硬，像是在刻意压制着什么，「你不该回去。」

「可是我有选择，你说过的。」

我踮起脚，伸出双臂，拢住他宽厚的脊背，将下巴搁在他的肩头，视线从他的鬓边穿过，越出身后敞开的窗口的墙下。

即便前路有屠刀又能如何？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，无论去哪儿，都是天堂。

「我陪你回去，你不开心吗？」

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没那么难过，可开口间已是鼻音浓重，「我怕你死之前还要政务缠身，弥留之际看看我，或许还能笑着走。」

窗外，院中粗壮的垂柳尚未抽芽，柔软的枝条迎风起伏，已经沾染上淡淡的青。

春意浓烈，微风醉人，一草一木，俱是怀中人心血，是千百个伏案在侧的日日夜夜，皇城之中的不眠不休。

人间山河，他一人守。

那就让我来守他一人。

30.

以防付庭彦的身体在路上撑不住，我们特地在沙州城带了医者与草药。

军队集结，班师回朝。

临行前，付庭彦传唤我爹，我爹进入付庭彦的房间呆了很久，出来的时候，粗犷的眉毛拧成结，整个人被失落与无奈笼罩着。

他迎面向我走来，又被我伸手拦住，我见他情绪不太对，我询问他出了什么事。

我爹像个蚌壳一样闭着嘴，终是被我问烦了，只好连忙朝着我摆摆手。

「都是军政，别瞎打听了。」

说完一阵风似地跑了。

军队离开的那一天，我爹在城门口为我们送行，世人面前，我是天家妇，我爹要向我自称为臣。

他向我拱手拜别，「路途艰辛，贵妃要多保重。」

我示意他放心，回身准备钻进马车，却又忽地被他叫住。

我爹满目的欲说还休，让我心生困惑，我终是转过身体，看向我爹，「怎么了？」

他的嘴唇抿了又抿，最后说了句：臣能看到皇上对贵妃的好，臣相信，无论皇帝做什么，都不会害贵妃。

我笑起来，「蒋将军不要挂心，你说的，我都知道。」

说完，我朝他拜别，伸手掀开帘幕，躬身钻进了马车。

回去的路，比来时还要沉重，我担心长途行进之下，付庭彦吃不消，每天都会去一趟付庭彦那里看一眼，我背地里软硬兼施，威胁那医者，付庭彦的病情若是对我虚瞒不报，等到了下一个城镇，找到新医者的时候，就地将他入土为安。

上次已经在付庭彦那里长了教训，如果那时我知道他的情况，不会坐视不理。

一路上付庭彦对我每日一次的探视表示无奈，伸手拍了拍他身边的软榻，一挑眉梢，三分严肃七分调侃，笑着问我，「真不放心，你跟我吃住在一处多好，来回跑你倒也不嫌累。」

我自然不能与他同住，毕竟于理不合，风宪长官要是知道了，还不得在朝堂上将付庭彦喷得体无完肤。

毕竟他是在说笑，我也懒得理他，但是那笑意下深藏的疲惫，还是落在我的眼底。

我的心脏骤缩，如同被一只手攥紧，牵扯得喉间肋骨微微发痛。

时光以肉眼见的速度飞快流逝，惶恐在这疾速飞掠的光阴里日渐汹涌。

人总是这样，直到一些东西即将消逝，才倍感珍惜。

可无论多么用力留住，该离去的，终究留不住。

一个月后，付庭彦的军队回到了京中，与深秋离去时相比，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颧骨突起，双颊凹陷。

付庭彦路上大部分的时间都呆在车里，终于到达深宫时，付庭彦拒绝上步辇，而是步行着穿过那条逼仄冗长的甬道。

两侧的宫墙极高，辽阔的天幕被裁成长长的一条，气流涌入甬道，从付庭彦的周身穿过。

他的衣袍翻飞起伏，像一只振翅欲飞的鹤。

宫中的医官高手如云，总有一个能够让他活得久一点吧。

我这样想着。

31.

回宫之后，付庭彦拟旨将自己重病的消息公之于众，瞬间惊动朝野。

我知道他会公布重病的信息，但是我没想到，付庭彦已经准备将天家小字辈的几位王爷召回京中。

付庭彦没有子嗣，召王族回京，是为欲立新皇。

他没觉得自己能活下去。

付庭彦以这种毫无退路的方式，将我的希冀击得粉碎。

得到消息的那天夜里，京中下了第一场春雨，我迎着雨幕来到了付庭彦的寝宫，轻衫被雨水淋湿，紧贴在身上，沉重而湿冷。

等我到时，门口已经有人在等。

陈内侍立在门口，不动如山，他面皮紧绷，直到我走近，都未曾挪动半步。

与其说想知道原因，不如说我更想让付庭彦坚定一些，只要好好调养，就会改善，宫中名贵药材甚多，或许效果比预想中的还要好.....

我想着，声音中多了些迫切，「我要见他。」

陈内侍说得不卑不亢：「陛下原话，若非召见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。」

无论说什么，今日他都不会放我进屋，我想让他躲开，不禁伸手扒住了他的肩头，陈内侍的目光陡然变利，盯着我的手看了一会儿，目光重新落回到我的脸上，声音多了丝意味。

「贵妃，有些线，万万跨不得。」

陈内侍代表的是皇帝，我若强行闯入，便是惊扰圣驾，其罪当诛。

我朝着眼前的那道门，望眼欲穿，陈内侍劝我离去，我不愿，却毫无办法，陈内侍见状也无可奈何，余光却瞥见了什么，忽地向我身后的方向张望。

殷姚带着两个侍女，头上撑着一柄竹骨纸伞，上面绘着两只游戏的水禽，生动灵活。

她亦不知在阶下站了多久，见陈内侍发现，这才拾阶走来。

我望着她，脑海里有一瞬间的空白，接着只听见陈内侍的声音在耳际响起：

「陛下召了明妃过来，贵妃还是速速离去罢。」

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是怎么回到自己宫中的，回过神来时，自己已经坐在漆黑的屋室内不知多久。

付庭彦到底想要干什么？

日子渐久，殷姚几乎每日都被付庭彦传召，后宫之中流言纷飞，无非就是说我这个狐媚子终于被皇上丢弃，没有了家族依靠的女人，跟块抹布没什么分别。

当我听见这流言时，只是付之一笑。

当时那些嚼舌根的嫔妃们聚拢在水榭上，丝毫没有留意到仰卧在扁舟中的我。

扁舟漂到凉亭底下的时候，奈何那说话的嗓门太大，即使我不想听，也听了个一清二楚。

「你们说皇帝都快要死了，明妃这个时候上杆子伺候皇帝图什么呢？左右新皇帝也不会娶先皇后。」

「你懂什么？即便现在的皇帝死了，只要身份还在，她殷姚就有享不尽的荣华，这跟谁当皇帝没关系。」

头顶上，水榭中还在吵闹，而我乘坐的扁舟也渐渐从水榭之下露出头来，众人见到水榭之下漂出一叶小舟时，先是一愣，等到发现上面还躺这个人时，所有人的脸都是同样的惨白，心理素质差一点的，直接「噉」地一声叫出来。

等我拿掉脸上挡光的帷帽，当中有嫔妃认出了我，伸手指着我喊出了我的名字。

我侧目看着她们，付庭彦的女人们对男人的死活并不在乎，他的康健，甚至没有今年金钗的款式，进贡胭脂的成色来得重要。

「皇后难为，说不定等皇上一死，皇后就直接跟着棺材抬进陵寝，跟天子陪葬了。」

说完，我直起身，从脚边拿起船桨，再没去看那一张张花容失色的脸，划着舟走远了。

我的寝宫中早已空无一人，院子里的那些花，也早已枯萎，化作与泥土相同的颜色，每当我置身寝宫，每到深夜，都会莫名生出一种窒息感。

不过三载，身边早已是物是人非，而明知变数就在眼前，我却又无可奈何。

所以我去惊鸿池泛舟，才有了之前发生的那一幕。

本意是想让那些嫔妃知道我听到了她们说的话，然后她们借机迫害我，将事情闹大，或许我还有机会见一见付庭彦。

毕竟一个失了宠又没有根基的嫔妃，又有什么踩不得的？

嫔妃们的速度比我预想的快一些，但是方法却有些老套。

那日我去御花园游荡归来，前脚刚一进院，后脚乌泱泱一大片人就跟着用了进来，我定睛一看，来者是尚刑司的女官。

女官告诉我，有人来报尚刑司，说我背地施用巫祝之术，要谋害皇上。

于情于理说得通，我失宠，心生嫉恨，于是想要诅咒付庭彦。

不出所料，进去搜查的女官们在宫殿西边的廊柱底下，发现了一个钉满钢针的人偶，衣物上缝着付庭彦的生辰八字。

女官们不容我解释，二话不说将我押向尚刑司，我死活不走，大声说道，「我还有一个娃娃你们没找到！」

带头的女官年逾五十，皮肤细白，眼唇的边角下垂，眼神却格外明亮。

她极为平静地走到我身前，问我另一个娃娃在何处。

我朝着她扬起嘴角。

「带我去见陛下，我就告诉你。」

最后她自然没有带我去见付庭彦，而是带着我去了尚刑司的刑房。

尚刑司里的刑房是没有窗的，如果没有烛火，整座监牢甚至透不进一丝日光。

我在那里受了三日的刑，尚刑司几乎将所有的东西都在我身上用了一遍，可我还是咬死，只要见到付庭彦，我什么都会说出来。

直到第四天，一束光从敞开的门缝中倾泻出来，我的眼睛下意识地眯起，艰难地抬起头。

我看见了一双淡色的玉云头履。

来者竟是殷姚。

她手上握着一把钥匙，漆黑的铁物衬得她一双皓腕像是凝聚了一层莹白的月光，殷姚亲手解开了我吊在半空中的双手，摆脱束缚的我，同时也失了重心，直接瘫坐在地上。

身上的每一寸皮肉都在发出痛苦的尖叫，我尚未从这一波剧痛中回过神来，殷姚将宫灯放在地上，蹲在了我身边。

我不禁掀开眼皮，打量了她一眼。

「听说你快做皇后了？」

她点了点头，为我开锁的手指相互捻搓，像是沾到了什么脏污，极为平静地与我说了一句，「他啊.....还真的是将你捧在心尖儿上。」

我默了一瞬，兴许是我这几天受刑太多，脑子有些不好使，没想出来这与她当皇后有什么关联。

「你什么意思？」

殷姚终于停止了搓捻，扶着膝盖站起身，这才对告诉我，「我为他办一件事，他封我做皇后，保我有生之年在宫中享尽一生荣华。」

我不禁笑出声，牵连着浑身都在痛，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」

「难不成我要去寻求天子的真爱？」

殷姚哼笑着说了一句「天真」，然后仿佛失了耐心，居高临下地望着我。

我在那眼神中看到了一丝不寻常，心弦有人绷紧，冷冷地与她
对望，「你要做什么？」

只见殷姚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绢帕来，不由分说地捂住了我的口鼻。

也不知道殷姚从哪里搞到的迷药，效果不太好，我被几个人抬着手脚望外搬挪的时候，灵台渐渐清明起来。

移动中，我微微掀开眼皮，湖蓝色的天幕毫无遮拦地映入我的视野中，脚下是铺陈严密的青石砖。

我很确定自己还在宫内，于是我暗自感受了一下手脚。

虽然疼痛，但好在有些力气。

那两个人抬着我似乎走到了宫门处，只听那守门人向那二人要出宫的令牌，于是抓住我足踝的人放开了我，从怀里摸索着什么，走向守门人。

这一刻，我猛然翻身而起，那二人猝不及防，伸手抓我的时候，连片衣角都没有握到。

我头也不回地拔足狂奔，只听后面的人开始大声叫喊着「来人」，又被人捂住了嘴。

「不要命了！事情闹大我们都要掉脑袋！」

那道声音被我飞速甩到身后，宫中没有树木，连一个能够遮掩的地方都没有，我如同一只在旷野中奔腾的鹿，执着地盯着远方的重重屋檐，足尖交替，不敢停留。

那段路前所未有的漫长，我避过守卫与禁军，一路奔向付庭彦的寝宫，汗水沿着脊梁滑落，流过伤口疼痛钻心蚀骨，却让我清醒了几分。

陈内侍站在台阶上，远远瞧着我朝这边走来，瞠目看着我的放向，伸出手指，对四周的守卫大喊。

「拦住她！」

他说得对，有些线不能越，但事到如今，我不越，就再没机会了。

十几名守卫朝我冲了过来，混战间我拧断了其中一人的胳膊，夺下了对方的刀，我上的寒刃像是一道术法，所过之处，无人近身。

因为陈内侍说的是拦住我，而不是杀掉我。

我心中忽然泛起一丝惊喜，见众人不敢上前，我持刀的手臂伸平，刀尖指向陈内侍。

「放我进去。」

见陈内侍面沉似铁，我的目光落到他身后的门，扬声朝着门内人喊着，「我受了三日的宫刑，一路从南泽门跑来，四进院落，七条长巷……」

喉间被情绪堵住，我艰涩地吞咽了一下，才继续说道：「若不见我，怕你后悔。」

四周安静得只有风声，门内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

身边的禁军渐渐围拥过来。

我望着那道门，绝望地喊出了那个名字，「付庭彦！」

士兵们冲上来，我没犹豫的力气，任由他们将我摁在地上，陈内侍疾步走过来，连声嘱咐禁军，让他们赶紧将我带走，我正被人拎着站起身，准备拖走，那道门终于缓缓打开。

一位女侍从门内走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遥望着这边的混乱，面色如水，波澜不惊地说道：「陛下让她进来。」

然后，女侍的目光又看向陈内侍，「陛下让我告诉你，去传暗卫，备马车。」

陈内侍肩膀猛然缩了一下，恭敬地回了声「是」，折身急匆匆地走了。

我挣开束缚，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台阶，闯进了内室。

即便用了熏香，依旧遮盖不住寝宫浓重的药味，因为担心付庭彦受风病情加重，床辇与窗都用厚重的帘幔遮盖，勉强透出几缕昏光。

窗边两名女侍正在整理挑开的帘幔，付庭彦坐在床上，后背用一个靠枕撑着，斜倚在床梁边，宽大的中衣罩在身上，眼窝深陷，曾经锐利飞扬的眼眸，已经覆上了一层灰翳。

他似乎想对我笑一下，可连牵扯嘴角这种事，都有些困难。

宫人们心照不宣地退了出去，合上了门，我每向前一步，都像在涉水而行。

我很清楚，今日或许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。

眼前高高在上的皇帝，见我走来，竟然带了几分孩子般的怯懦。

付庭彦没有看我，眼睑低垂，低声开口，「你别犯傻，尚刑司那么重的刑，会落下病的。」

来的时候我有好多的话要讲，可当我真正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我的心却安静下来。

泪水终究模糊了我视野，但我还是笑着的。

我牵起他瘦骨嶙峋的手，「我发现，如果我不吃些苦头，你是不会见我的.....就像救皇后的时候，中毒的时候那般。」

那只手不知不觉反扣住我的手，紧攥在手心里。

他低垂着头，一言不发，甚至连眼神都不愿与我交汇，我蹲下身，凑到他的膝间，将那青筋纵横的手背贴上我温热的脸颊。

「你别不见我，真的到了那一天，就真的没机会了。」

付庭彦叹了口气。

"到时候我舍不得你，拉着你陪葬，你该怎么办？"

「那就一起吧。」我将眼泪蹭到他的手背上，忽地笑出声，「让人送我下皇陵的时候，记得给我一杯毒酒。」

头顶的光暗下来，一道暗影向我笼罩而来。

付庭彦倾身，伸出手臂拥住了我的头，用尽了他全部的力量与爱意，仿佛要将我揉进他的心里去。

他沉静的声音在胸腔中作响，「你可还记得那一个待定？」

我不知他为何忽然提及那个惑君文书，于是点了点头。

「记得。」

「你还欠我一个约定没有做。」他安静地说道，「现在该还了。」

「你说。」

「我要你好好活着，要长出牙齿与利爪，无论谁要伤害你，都要加倍奉还。」

我哽咽着哭出声来，抬起脸来，却又被付庭彦捂住了双眼。

他不愿让我看到他狼狈的模样，我能感觉到他的体温靠近，柔软而带着温度的嘴唇，印在了我的鬓间。

「蒋暮，今生没有予你的，你来世找我讨……」

今世账今世算，来世我要去何处寻你？

可我还未曾来得及张嘴，只觉得颈间一阵尖锐得疼痛。

一枚针扎进了我的后颈，我瞬间失去了意识。

32.

那针与殷姚的迷药效果不同，等到我醒来的时候，人已经被五花大绑，扔在了马车上。

我挣扎着探出头，朝着马车外看去，四周山林密集，远处锋利的山脊锯齿状起伏，线条曲折。

早已经出了京都地界。

押送的人从不与我交谈，我们行进了一个月，山河景致变换，最终化作了沙州的模样。

到了沙州城外，他们为我解开绳子，将我扔下马车，如云烟般消失不见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

我一路走回到蒋府，父亲见到我时，只是愣了一下，却并不惊讶，他交代下人给我收拾一下房间，让我先休息。

回到蒋府的当天，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。

我做了一个梦。

梦里是一片晨雾弥漫的山林，我握着一张弓，想要猎鹿，却在山林中发现了付庭彦的身影。

我狂喜，大声喊着他的名字，可是对方如同没有听见一样，始至终都未曾回过头，我无论怎么追都追不上。

直到我亲眼看着他步入一片水泽，被水漫过发顶。

我霍然睁开眼睛。

窗外传来鸟鸣，窗外的老树被风吹拂，发出枝叶摩挲的声响，绵密轻柔。

我终是无法接受他以这样的方式，与我告别。

本以为，我会一直陪伴到他离去的那天，我知道会死，或者像被人遗忘的妃嫔一样，步入永不翻身的冷宫。

可我不怕。

我怕的是如今这般境地，脑海心底被那个人塞得满满当当，或许至死都不会放下。

我爹终是看不下去我日渐消沉，提着一壶烈酒来到我的房间，与我对饮。

明月高悬，夜晚的空气里浮动青草香。

我将这话说与我爹时，我爹望着掌间的夜光杯，缄默了一会儿。

「可是他怕。」

他回答我。

我爹告诉了一些我不曾知晓的往事。

那是我与付庭彦即将回京的前夕，付庭彦将他叫到了房间。

年轻的帝王用帕子捂住口唇，咳嗽严重，直到止歇，才将帕子拿下来，触目惊心的鲜红已将布料浸透。

付庭彦自知命不久矣，所以特意找他前来，说的是关于我的事情。

他告诉我爹，如果他死了，我将会被遣送回沙州。

我爹以为我得罪了付庭彦，所以付庭彦要休了我，几番恳求之下，付庭彦的神色陡然变得冷厉起来。

你蒋拼得过兵部尚书还是御史中丞？

一句话噎得我爹哑口无言。

「娶她时，我曾与你书信，说要尽其所能护蒋暮周全.....我若死，蒋暮没有生路，与其枉死宫中，不如回到沙州重新生活。」

付庭彦说这番话时，目光是不舍得，却难掩坚决。

「她好好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」

.....

我沉默地望着杯中物，端起来一饮而尽。

辛辣感一路从唇齿间奔腾，流进喉间，烈酒如刀，灼烧感一只从舌尖蔓延到胃里，爆竹似得炸开。

我被这烈酒呛得流出了眼泪，我爹望着我，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「哭吧，什么时候哭到想起来不会那么疼了，就该放下了。」

我用指腹擦去眼角的湿润，摇了摇头。

于我而言，将有他的过往统统忘却，我才能好好活着。

从那日起，我按时吃饭，早睡早起，偶尔去我爹的校场帮忙，繁忙而规律。

就这样过了三个月，付庭彦去世的消息从京中传来。

我爹带着消息回到府中时，极为忐忑，他将消息说与我时，我只是轻蹙了下眉心，然后接过他手中的马鞭。

「今天做了羊肉汤，凉了就膻了。」

我领着我爹来到了饭桌前，桌上我安静无声地吃着，我爹有些紧张地瞧着我，最终还是没忍住。

「你别憋着.....」

「我会没事的。」我伸出筷子夹了一块羊肉，喉间的酸涩与米饭一同吞如了喉，「再给我些时间。」

他死后，付庭彦这三个字，被我硬生生从脑海剔了出去。

时光荏苒，一年后，我嫁与我爹帐下的一位副将。

副将农户出身，没读过多少书，可为人胆大心细，憨厚耿直，因为战时救了我爹，被封为副将。

成亲那天，一个铁血铮铮汉子，风沙磨砺过的粗糙面颊上流露出一丝羞涩的红，他视若珍宝地捧着我的手，欣喜地对我说，「我会好好待你的，保证比将军对你还要好。」

他的确对我很好，说到做到。

几年后我为他生下一子，可这好没能伴随我多久，便跟着副将走了。

那年我的孩子五岁，匈奴滋扰边境百姓，副将得令带兵追击匈奴，深入大漠，却不幸遇到匈奴主力。

副将宁死不降，拼力搏杀，最终被匈奴砍断了脖颈，全军覆没。

我独自一人抚养儿女，儿子十三岁时，我爹老得已经犯了糊涂，最终在一个秋日之中睡去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那些我命运中重要的人，已经相继离开了我。

终于轮到我时，我已经七十五岁了。

旧病折磨得我连说话都艰难，我勉力睁开眼，儿子神色悲悯地跪在窗边，握着我干枯的手。

他已经娶妻了，妻子很漂亮，是个知书达理，活泼正直的姑娘，能够与他携手一生。

我年纪大了，迷离之际不太清醒，脑子都乱成了一团线球，纷纷绕绕，却又有什么东西，在乱线之中，逐渐清明。

终于认清了那是什么后，我忽地笑了起来。

本以为已经忘了。

儿子见我望着床顶的帷帐展颜，循着我的视线望过去。

那里空无一物。

他怯轻声问我：「母亲，怎么了？」

我将手从他的手中抽出来，伸向半空。

「付庭彦，你欠我的，我来讨了，记得还啊。」

「还什么？」

视线渐渐模糊，耳边儿子的疑问变得飘渺虚无，可我已经没有力气回答了。

我缓缓垂下了手。

——付庭彦，记得还啊。

□ 丧患者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